

江甯陳作霖伯雨編輯

齊高帝建元元年

即宋昇明三年

夏四月甲午齊王道成即皇帝位於南郊禮畢備法

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奉宋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置兵

衛之遷宋神主於汝陰廟奉朝請裴顛上表數帝過惡挂冠徑去帝怒殺之帝

少與蕭順之款狎嘗共登金牛山路側有枯骨帝謂曰周文王以後當復有掩

此者乎順之由此知帝有大志遂參佐命功蒼梧之廢也集議中華門帝見劉

俊問曰君昨直耶答曰僕昨取急在外至是帝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

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以為平西記室參軍又劉係宗為帝主四方

書疏皆稱旨除龍驤將軍建康令帝新立勵精圖治嘗問政於前撫軍參軍劉

瓛對曰政在孝經帝歎為儒者之言瓛初居青龍山四十未婚其友為娶王氏

乃詣澗折靡蕪而去後住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謂之青溪先生

戊戌以皇子豫章王嶷為揚州刺史 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

昭和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
購求

封略山湖 庚子詔宋帝后藩王諸陵墓量置守衛 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左軍將軍李安民以為言五月辛亥詔斷眾募時有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積久無能討者安民生禽之斬建康市 己未衛士弑汝陰王以疾聞帝不之罪更為汝陰太妃置邸都下未幾亦薨 六月庚辰帝備法駕奉七廟主入太廟 皇太子躋自以年長與帝同創大業事皆專斷信任左右張景真司空諮議荀伯玉因太子拜陵日密啟之帝怒命檢校東宮太子還至方山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鸞迎太子告以帝怒之意太子夜歸東宮帝亦停門鑰待之明日宣敕詰責使以太子令收殺景真太子懼稱疾月餘帝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幸東宮以慰太子帝無言敬則即呼左右索輿牽挽使登因召諸王宴於東宮之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嶷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還 乙酉葬宋順帝於遂甯陵 秋九月乙巳以臨川王映代豫章王嶷為揚州刺史映臨事聰察府州曹司皆重足以奉禁令

時帝以建康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曰京師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戊申帝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以下賦詩 是月秣陵縣獲白雀 冬十月己卯享太廟 十二月朱雀航華表柱生枝葉 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褚淵等表諫乃止 是歲徵何點為太子中庶子不就豫章王嶷嘗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聞喜公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榴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性通脫嘗行朱雀門街或自車後盜其衣被禽點予以衣而縱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 魏師南侵癸卯戒嚴詔南郡王長懋為中軍將軍鎮石頭又於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三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未幾魏師退解嚴 三月己亥帝幸樂遊苑宴會詔王公以下賦詩既而詣華林園使各效伎藝

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
解唯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
季語屢相失太子嘗宴羣臣於夕圃文季
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文季蓋爲右衛
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
疑解之曰此亦無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
入朝以腰扇障面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
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能免
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
之好陵忽朝士又如此 自晉以來建康
則樹烏榜與建康分界會有發白虎樽者
言夏五月立六門都牆 六月癸未詔昔
縣元年以前三調詳所除宥 秋七月戊

一月戊寅丹楊尹王僧虔言郡縣獄相承
禁止從之 乙巳帝幸中堂聽訟 以聞
開私倉振屬縣貧人 王子復以豫章王
卒帝聞其家貧賜善明子滌葛塘屯穀五
三年夏六月豫章王嶷有疾帝爲大赦疾
宮六門 秋七月帝親嘗耐盛暑欲夜入
度以破沈攸之功欲求郡不知所以置辭
度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無食帝
破攸之者於新林立墅晨夜往還帝謂曰
墅可咨仗身自隨以備不虞 是歲帝於
鼎以鎮之其文曰龍鼎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立國學置學生二百
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經坐遠緒不

融善言論嘗謁帝於太極殿西室彌時乃入帝怪其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二月乙未帝不豫庚戌詔原都下囚繫有差除元年以前逋責壬戌帝崩於臨光殿是日太子躋卽皇帝位庚辰詔遣中書舍人優恤京師二岸貧民夏四月庚寅奉太祖高皇帝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歸葬武進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時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又有婦人韓蘭英自宋孝武時入宮博識善文辭人皆以韓公呼之帝乃用爲博士使教六宮書學其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元殿東西頭置鐘磬兩廂皆爲宴樂之處癸未詔雨水頻降二岸居民多所淹漬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振卹五月雷震樂游苑安昌殿電火焚蕩殆盡六月皇太子長懋旣立多招集文武士家令沈約直壽光省校四部圖書又有許懋嘗侍講崇明殿人稱經史笥戊戌詔水潦爲災星緯失序尅日訊都下囚建康秣陵二縣貧民悉加振賜秋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是歲以王敬則領丹楊尹

武帝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時望氣者曰新林婁湖東府西有王氣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益州刺史劉俊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適舊宮芳林苑新成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帝在東宮與劉俊最契及踐阼徵拜侍中親幸其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帝著鹿皮冠俊披菟皮裘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帝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況卿也俊拜謝又新吳侯景先嘗與帝共車行泥路至領軍府西門轅折俱狼狽景先曰兩人脫作領軍不得今日至是除景先領軍將軍還未至府詔曰今日當無折轅事耶又嘗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疑在席而已三月丙辰詔原京師繫囚遣三署軍徒恤都邑鰥寡帝疑車騎將軍張敬兒有異志會華林園設八關齋於坐收之夏五月丁酉殺敬兒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以姻戚坐徙越巂其子幾卿八歲別父新亭不勝痛自投於江人救之始出冬十二月己卯雷詔振恤鰥寡貧民以散騎常侍安成王暕領石頭戍事李安民爲丹楊尹帝嘗幸

丹楊郡宴飲御史到搗恃恩舊侮同列爲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 是歲移琅邪城於白下罷秦郡以所隸縣屬齊郡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護軍將軍竟陵王子良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嘗開西邸於雞籠山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延集學士纂四部要略千卷一日置酒後園援琴以授柳惲使彈惲播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以受琴法於嵇元榮羊蓋故也每夜讌輒刻燭爲詩蕭文珍猶以爲緩乃與邱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響絕而詩成時後進名流以劉繪爲領袖與張融周顒並臨淮水而居時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壬寅以王儉代李安民領丹楊尹儉嘗宴於樂遊苑蕭琛負其才氣著虎皮鞞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辟爲主簿又嘗指北堂謂功曹袁昂曰卿必居此 敕朝臣集總明觀聽講時邱靈鞠爲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何佟之以揚州從事爲總明觀學士都下稱爲醇儒 夏六月中書舍人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法亮及呂文顯尤擅權文顯曾爲秣

陵令有能名法亮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木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及 秋八月丙午帝幸青溪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詔降宥京師獄及三署見徒戍申幸卒武湖講武壬子詔掩埋都下毀發墳墓疾病窮困詳加霑賚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郡還私載數百人仗入建康爲禁司所覺投諸江帝將糾以法豫章王疑解之而止後帝幸鍾山晃騎從以稍刺道邊枯葉帝令數人引之不出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邊州獻駿馬帝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帝待諸弟疏薄唯與豫章王疑友愛無間疑邸起土山列種桐竹名爲桐山帝幸之顧臨川王映曰王邸山亦有嘉名不日臣好棲靜因以爲稱又問武陵王暕暕曰臣山卑不足棲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帝曰此勞者之歌也後宴豫章王東田獨不召暕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王帝乃呼至酒所旣又於華林賭射屢發皆中賜錢五萬久之出爲江州刺史帝求其宅給諸皇子暕曰先帝賜

臣此宅使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銜之尋入爲丹楊尹 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絕帝與疑宮中曲宴聽依故事疑固辭唯車駕幸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帝嘗出新林苑與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辭出帝曰今夜行無爲尉司呵也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無慮帝大笑疑如庾氏嘗有疾及瘳帝幸疑邸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眺望盡日極歡疑自以位望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之美因作小眠齋其中爲退休所聞東宮中柏屋古拙乃啟送東府所居之齋於皇太子帝不許又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帝曰終汝一世無所多言

三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內振卹二縣貧民 詔復立國學以陸澄爲博士王儉嘗問曰崇禮門有鼓不鳴何也澄曰江左草創崇禮門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眾相傳至今 二月辛丑祭北郊 夏五月乙未帝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時王儉爲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

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儀衛甚盛嘗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倣之 皇太子長懋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顥撰爲義疏顥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儉謂曰卿山中何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太子嘗問茶味孰美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顥又爲太子書卒圃茅齋壁得衛恆散隸法秋太子觀穫東田顥范雲曰此刈甚快意雲曰願殿下毋忘稼穡之艱難 七月辛丑詔丹楊所領及餘二百里見囚同集京師八月乙未帝聽訟於中堂 以新吳侯景先爲丹楊尹昇明中景先在江州夜登城聞塹中有人呼蕭丹楊尋之不見以白帝帝曰安知汝後不領丹楊及是授謂曰此以驗塹中言耳 是夏琅邪郡旱枯苗至秋復熟 以呂僧珍知行軍眾局事隨蕭順之討富陽賊僧珍宅在建陽門旣受任不復入焉 四年春正月辛卯策試秀才於中堂 閏月辛亥耕藉田 甲寅帝幸閱武堂勞酒小會戊午幸宣武堂講武三月幸國學講孝經 臨沂縣麥不登刈爲馬芻至夏更苗秀 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錢一分取

布 帝欲修白下城而難於動役建康令劉係宗啟謫役在東人丁隨唐寓之
為逆者帝從之後因講武履行白下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齊世畿縣令
多有能名建康令劉彥明吏治為天下第一孫廉亦為建康令問為政於傳
翊曰清則憲綱行而吏不能欺勤則事自理而物無凝滯時以為名言又鍾
為建康令著良吏傳十卷江革為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王沈為
秣陵令清廉戒慎周洽為句容令廉約無私賈希鏡為句容令貫通譜學褚球
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轉建康令強直不畏權貴皆其卓卓者也 是歲丹陽縣
獲白兔

五年春正月衛將軍王儉與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侯儉於崇禮
門嘲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孝嗣嘗從幸方山帝曰朕
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過靈邱 靈邱山者新
婁湖苑也 對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
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乃止 是月皇太子長懋臨國學策試
諸生 三月戊子帝幸華林園禊宴 夏四月庚午殷祠太廟詔減京師罪囚

六月京師水遣官隨宜振賜 秋七月戊申詔貸丹楊屬縣逋租 帝數游

幸諸苑園載宮人從後車宮內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宮人三更聞
鐘即起莊飾嘗往琅邪城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埭以雞鳴名焉每七月七
日使宮人集層城觀穿鍼乞巧又立商飈館於孫陵岡是歲九月辛卯車駕登
高於此世遂呼為九日臺 冬十月起新林苑帝幸之敕羽林監張欣泰隨駕
廉察欣泰宅在南岡下面接松山嘗負弩射雉以自樂焉 十一月戊子皇孫
南郡王昭業冠於東宮崇正殿 立正覺禪靈二寺使徐希秀書碑 希秀子湖
後歷秣陵

六年春正月壬午詔二百里內囚集京師剋日太子長懋於冬圃園宜猷堂臨
訊 夏四月石子岡柏木化為石 以王晏為丹楊尹監吳郡袁彖嘗忤晏晏
因事陷之免官付東冶既而帝遊孫陵岡望東冶曰此中有一貴囚數日與朝
臣幸冶釋出之 祖沖之有巧思高帝嘗使於樂游苑與北人索馭麟各造指
南車校試不及乃毀之後造千里船試行於新亭江日百餘里至是又造水碓

磨帝親臨苑視之 秋九月壬寅帝幸琅邪城講武未幾又登烽火樓召羣臣賦詩 冬十月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三日乃止 有甘露降芳林園故山堂桐樹 是歲以南海王子罕爲南琅邪太守鎮白下

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普賜建康秣陵貧民 帝優禮南昌公王儉詔三日一造朝尙書令史出外諮事後猶以往來煩數命還尙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事乃改中書監夏五月乙巳儉卒其子騫性凝簡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 六月丁亥帝幸琅邪城揚州刺史豫章王嶷以疾啟求還第帝令其世子廉代鎮東府車駕數幸嶷第以宋長甯陵隧道當前路惡之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 帝從弟西昌侯鸞夫人劉氏卒葬於江乘之張山 竟陵王子良表爲劉瓛立館詔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時吳苞亦聚徒教學與瓛俱於褚淵宅講授諸生朝聽瓛夕聽苞也以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

八年夏四月己巳京師陰雨十七日 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色如金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乃榮光也帝大悅摛嘗爲秣陵令清直自遂羽林隊主潘倣有寵二宮婦弟犯法倣爲請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倣怒譖之明日而代 乙酉京師大風發屋水涌百官戎服救太廟虞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人被奏見原悰與帝有布衣之舊帝嘗幸華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 秋八月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等詔丹楊尹蕭順之將兵討捕且命豫章王嶷還鎮東府竟陵王子良還鎮石頭子響聞臺軍上白服迎詔順之承太子旨害之帝心甚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見順之嗚咽移時他日出景陽山有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知其子墮崖死乃念及子響悲不自勝順之慙懼以憂卒以鄱陽王鏘爲丹楊尹 丙寅建康霖雨遣中書舍人及長吏振恤冬十月桃李再華占曰人君妃妾過制虛飾無實則桃李再華時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內茅屋皆暴露 是歲以散騎常侍始興王鑑領石頭戍事

九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降都下見囚 詔太廟四時祭薦並以生平所嗜上
獻時帝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廟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
氏祠二帝二后於青溪故宅 帝以與始興王鑑久別乃幸石頭宴會賞賜遷
爲右衛將軍未拜遇疾二月南康王子琳青楊巷新第成帝與後宮臨幸樂飲
聞鑑疾篤爲之止樂俄報鑑卒 三月帝禊飲華林園使王融爲曲水詩序
癸巳明堂災 夏四月帝幸琅邪城送魏使李彪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五月
己未樂游苑正陽堂災 秋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 都下大水司徒子良開
倉振救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 秋九月戊辰帝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
都時帝欲北侵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張琅邪城射
堂壁上丹楊丞王融因上北伐議焉融自恃門地三十望爲公輔及爲中書郎
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那可無八騶
左光祿大夫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常坐一處至是卒墓工
圖墓正取其坐處焉 世隆子煥嘗豫烽火樓宴帝甚賞其詩 先是明僧紹居江乘攝山聞釋僧

遠夙德往候定林寺太祖嘗欲出寺見之僧遠謂曰天子若來居士何以相對
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不獲命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山至是
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乃建棲霞寺以居之賜竹根如意筍籜冠儒者以爲榮
是歲秣陵縣鬪場里安明寺有木剖之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十年夏四月揚州刺史太傅豫章王嶷卒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爲起集善寺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沈瑀時爲揚州從事建康令沈徽孚恃
勢傲瑀瑀以法繩之眾憚其強後有建康令蕭誕與秣陵令司馬迪同乘車前
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以贖
論 秋七月宴魏使宋弁於瑤池堂 冬十月殷祭太廟 乙丑帝幸平武湖
講武 敕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又使王智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
宅後書成於濬明殿獎慰之時有王斌者亦名士初爲道人於瓦官寺聽雲法
師講弊衣坐僧正慧超席側慧超罵爲隊父斌笑曰旣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
父道人未幾還俗因約有四聲譜遂著四聲論焉 奉朝請陶弘景脫朝服挂

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及發公卿祖於征虜亭供帳甚盛遂歸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 釋寶誌自宋泰始以來出入鍾山常顯靈異帝惡其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縣令呂文顯以聞乃迎入華林園供養靈味寺釋寶亮欲遺以衲被未言寶誌來忽掣被去眾益神之以安成王子敬代鄱陽王鏘為丹楊尹 十一月霖雨遣振建康秣陵窮民是歲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紐文曰年子玉

十一年春正月癸丑詔原遣京師見囚 太子長懋與竟陵王子良俱好佛立六疾館以養貧人太子嘗召道士孟景翼入弔圍眾僧大會子良欲使禮佛景翼不肯太子性奢靡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弔圍園妙極山水慮帝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障又求於東田立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菴彌亘華遠體素多病是月丙子薨於東宮崇明殿帝臨哭盡哀見其服玩過制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為崇虛館 三月震東齋棟崩夏四月詔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管書記宗夫以昭業多失德求出為秣

陵令 五月戊辰以旱故都下二縣權斷酒 朱幼方子懌殺朱謙之於津陽

門報父仇也謙之兄翼之又刺殺懌帝以其皆義事赦之 六月壬午詔霖雨

既過遣使振卹京師貧民 秋七月丁巳詔風水為災二岸居人宜加優給

先是童謠云赤火南流喪南國至是有沙門齋赤火至云以療疾都下咸言聖

火禁之不止 是月魏人揚言南伐詔發揚徐民丁以備之竟陵王子良於東

府募兵板王融為甯朔將軍使典其事 融為道瑛子與前 會帝不豫徙御延昌

殿始登階而屋鳴帝惡之詔子良甲仗入殿侍醫藥戊辰魏師信急帝慮朝野

憂遑力疾召樂府奏伎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

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昭業閒日

參承戊寅帝疾暴絕太孫未入王融欲矯詔立子良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

不得進頃之帝蘇問太孫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俄而帝崩遺詔子良輔政事無

大小與西昌侯鸞參懷又云內殿鳳華壽昌曜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奢儉得中

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可盡心供養王融聞喪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

西昌侯鸞急馳至排雲龍門而入因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子良出指揮部署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事不遂釋仗還省以待譴 是日太孫昭業即皇帝位昭業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從住西州矯情飾詐別作鑰鉤夜開後閣至諸營署淫宴及為太孫居東宮當世祖疾甚時作喜字三十六報何妃於西州大斂始畢悉呼諸伎奏樂素好狗馬毀世祖所起招婉殿為馬埒以其材賜閹人徐龍駒因王融之謀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請停至山陵不許俄收融付廷尉賜死 癸未蠲除三調及眾道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關市征稅 九月世祖武皇帝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亟稱疾還裁入閣即奏胡伎焉 冬十月壬寅奉皇太后王氏居崇德宮 十二月皇太后與皇后何氏謁太廟皇后嬖人何澄嘗於南岸逼略人女為秣陵令所錄帝命出之澄又逼取姨女為妾姨訟之建康令沈徽字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澄曰僕父為給事中門戶已成姨寒賤正可為妾耳徽字呵遣之 是歲以徐孝嗣為丹楊尹

鬱林王隆昌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戊午拜世宗文皇帝崇安陵文惠太子墓也二月辛卯祀明堂 夏四月揚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疾篤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戊子王卒先是豫章王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至是竟葬焉閏月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專擅自恣迎母湖熟輒將青篲百人鼓角橫吹填咽都下得一銅鏡背有三公字乃就蔣王廟乞應鏡兆龍駒為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無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賞賜無數世祖所聚上庫齋庫錢帛未期歲用垂盡好於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嘗夜醉乘馬從宮內西步廊向北馳倒地征南諮議蕭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牀上臥請譬良久乃眠韓護善騎馬帝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之又召皇后親戚入宮居曜靈殿齋問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以帝淫昏有異謀連啟收龍駒奉叔

珍之殺之帝深憚鸞謀出之於西州未行一日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
跂脚垂下牀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謀我有諸坦之方爲鸞耳目
乃曰天下甯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耶鸞慮事變遂趣坦之等行事秋七月
壬辰衛尉蕭湛先入省殺曹道剛朱隆之等鸞引兵自尙書省入雲龍門帝在
壽昌殿聞亂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一人戎服從數百
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臾湛領眾入宮截壽昌閣帝走趨後房自刺不殊輿出
延德殿行至西弄弑之殯於徐龍駒宅先是沙門寶誌住東宮嘗從平昌門入
忽云門限上血污人褰裳走至是載帝尸出頸血果流於門限焉又永明中百
姓好著破後帽始自建康達於四遠人皆以爲服妖 癸巳以太后令廢帝爲
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敬至雲龍門託疾而去
海陵王延興元年 卽隆昌元年 秋七月丁酉新安王昭文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鸞
爲驃騎大將軍錄尙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鎮東府 鸞權勢隆重志意
叵測制局監謝粲說鄱陽王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

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從東城人正當縛送蕭令耳子隆
欲定計鏘猶豫九月謀泄癸酉鸞遣兵圍鏘第殺鏘并子隆謝粲等 冬十月
丁酉進鸞太傅揚州牧爵爲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侍中謝朓求出守
吳興弟濬送至征虜渚朓指濬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戊戌宣城王鸞大殺諸
王桂陽王鑠見鸞東府還謂左右曰錄公見接殷勤而面有慙色必殺我也是
夕遇害江夏王鋒遣書謂鸞鸞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人殺之
巴陵王子倫鎮琅邪有守兵鸞恐其不肯就死使典籤華伯茂酖之又殺衡陽
王鈞建安王子真於是宗室有才望者盡矣 辛亥宣城王鸞以太后令廢帝
爲海陵王而自立

明帝建武元年 卽延興元年 冬十月辛亥宣城王鸞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太后出
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 十一月癸酉詔省新林苑民地悉以還主 是日
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其從事沈瑀部送人丁速而無怨乃令瑀專知州
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行旅以爲艱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

客就

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書佐歸訴遙光

日沈

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詐帝復使瑀築赤山塘工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

帝益

重之 詔省尙方雕刻舊延昌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

殿及

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中書舍人茹法亮啼噓流涕

乙酉

立寢廟於御道西祀帝父景皇母懿后也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

鳥題

為神鳥而改鸞鳥為神雀避帝兄始安靖王諱及御名也弑海陵王 是歲以晉安王

寶善

為右衛將軍鎮石頭

二年

春正月辛未詔降京師繫囚殊死以下己卯詔京師二縣毀發墳壠隨宜

掩規

丁酉以魏師南伐內外纂嚴使太尉陳顯達都督諸軍事往來新亭白

下

壯聲勢二月丁卯魏主使臨江數帝罪惡時魏使盧昶等猶在建康帝使

飼

蒸豆昶怖懼食之謁者張思甯辭氣不屈死於館下三月魏師退甲申解

嚴

以夏四月己亥朔詔三百里內獄訟集京師尅日聽覽 南徐州刺史蕭詵

以

得揚州怨望六月壬戌帝遊宴華林園坐罷留詵晚出至閣仗身執還省

使數

共罪殺之 冬十月癸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十二月丁酉詔修

晉陵

增守衛

三年

以蕭衍為羽林監領四廂直鎮石頭 永世令樂預卒官有一媪擔榘藪

葉造

市貨之聞而大泣棄葉溪中日失樂令我輩正應就死市人亦皆泣其惠

化如

此

四年

庚正月虎犯郊壇攫傷人 尙書令王晏自恃佐命功事多專決浸為帝

所忌

此辰召晏於華林省殺之 伏曼容拜中散大夫有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坐於

壽事每客至輒升而講說生徒常數十人後其孫挺亦於潮溝宅 是中講論語聽者傾都 是

歲吉

庚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尉氏阮孝緒曰青溪皇家故

宅齊

驛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永泰

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以諸子幼弱欲盡殺高武子孫以問始安王遙光遙

光有

是疾令乘輿自望賢門入遂勸帝以次施行丁未殺河東等十五 夏四

月會

宿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為

名子恪豫章王嶷子也亡走未知所在帝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帝時已眠撫牀驚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 五月以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驃騎將軍劉俊出守琅邪城時帝疾已篤敬則倉卒起事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未幾前軍司馬左興盛斬敬則乙酉傳首京師 秋七月己酉帝崩於正福殿當帝疾時巫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啟太官無此水則不立帝決意塞之欲引淮流會崩事遂寢 是日太子寶卷卽皇帝位惡梓宮在太極殿欲速葬八月奉高宗明皇帝歸葬武進劉俊父勳戰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及是衛送山陵過之感慟至曲阿而卒 冬十月癸亥詔右將軍蕭坦之右僕射江祏更直殿省總監宿衛辛未詔衛尉劉暄侍中江祀更直延明殿時始安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與坦

之等在內省分日帖敕謂之六貴 徵吳苞爲太學博士不就遙光等乃爲立館鍾山下教授時又有孔嗣之自廬江太守去官隱居鍾山詔以爲太中大夫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 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 建康大風十圍樹及官舍民屋皆偃拔 京師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 丁亥濤水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詔賜死者材器並振恤 八月乙巳蠲京邑今年調稅 右僕射江祏侍中江祀以帝多失德欲廢帝而立始安王遙光衛尉劉暄意不同遙光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祀謀時祀直內殿帝就收之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使袁文曠并祀殺之因召遙光入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卽陽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荊州刺史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亦遙光弟也荊州送力甚盛帝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丹楊丞劉渢等議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人破東冶出囚於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

生隨信而至右將軍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遺臺道逢遊軍主顏端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謁至新亭途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凡二百餘人因光又掩尙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不得其夕變向曉召尙書令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聞亂服啟人疑乃朱衣赴臺垣歷生勸遙光帥兵夜敢出天稍明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臺中自有變丙辰臺中部分粗定假蕭坦之節孝嗣以次屯衛宮城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共爲應四五月之文季輒亂以他語乃止坦之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眾軍圍東生自西門出戰敗臺軍戊午遙光諮議參軍蕭暉出詣臺自歸眾情大沮己未歷生從南門出戰

人掩取之坦之驚懼而走時得寶乃與馬與坦之相隨去比進西掖門開鼓後遂入殿內遙光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戎服宮城輦焚燒門遙光狐疑不實歷生復請出軍遙光不肯冀晉軍並曲赦都下中外戒嚴徐六坐南掖門上欲要文季以門相宮寺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勸與撫軍長史沈昭略自南門西棄稍降曹虎斬之其晚臺軍

以火箭射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重關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滅火入牀下軍帝爲見時遙光與共齋居住帝每呼爲安兄後安兄其見思如此揚州從事陸閉知遙光將作或勸去之閉曰吾爲人臣豈可逃死城陷被收絳抱關頸求代不獲俱見害己巳以蕭坦之爲揚州刺史江祐等既敗帝益無所忌日夜與更就寢至晡乃起捉刀應敕之徒恣橫用事京富豪事捉刀諸嬖倖憎蕭坦之剛狠遙光死後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未幾劉暄亦爲茹法珍司空徐孝嗣欲因帝出遊而行廢立未果冬十月季文季從子侍中昭略入華林省賜以藥酒孝同吾謀無今日之恨乃皆就死江州刺史陳

中著衣帽坐熏燭自照齋閣皆人牽出斬之劉渢爲亂軍所殺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難感心疾不豫州事及遙光反行至杜姥宅徐世標命殺之子爲丹楊尹以晉安王寶義爲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師語目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等諸賜死於是大臣人莫自保帝召孝嗣及領軍將軍沈文昭謂昭略曰始安事起賢叔若遠關大臣屢謀有懷先

一月舉兵尋陽云奉建安王爲主乙丑詔護軍將軍崔慧景討之加號平南將軍以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新亭輔國將軍徐世標屯杜姥宅十二月甲申顯達自采石進軍於新林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由石頭北上乙酉親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復召諸王侯入臺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與臺軍戰於西州前再合皆勝手殺數人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烏榜村騎官趙潭刺落馬斬之血涌前籬門如瀉于伯之被刑是時大雪梟首朱雀航而雪不集其長史庾弼遠斬於航側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子曜年十四抱父乞代亦殺之 帝旣誅顯達益自驕恣喜出遊走所過先驅斥人家唯存空宅尉司擊鼓蹋圍聞聲者奔走不及輒殺之從萬春門以東至郊外數十里初無定所巷陌縣幔爲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亦日長圍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老幼震驚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有司所問推置水中嘗至沈公城有一婦臨產未去因剖視其胎丹楊尹王志被驅急匿朱雀航南酒壚

中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又嘗至蔣山定林寺有病沙門藏草間命左右射殺之素有膂力好擔幢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穽渴乏輒解取腰間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甫畢卽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飢甚比起就會匆遽而罷 二月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詔平西將軍崔慧景討之軍頓白下將發帝屏除出琅邪城餞送召慧景單騎入圍慧景心惴恐旣辭去喜曰頭非復小豎等所折也至廣陵反還兵內向王子詔右衛將軍左興盛督建康水陸軍討之慧景率眾自京口濟江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孛開門納之乘入桐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與慧景軍合戰慧景前鋒崔覺崔恭祖所將皆荒愴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軍糧每見臺軍煙火起輒擾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恭祖遂拔其城斬佛護元稱降慧景至臨沂縣

北魏書卷四
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乙卯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礪竹塘人萬副見進計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乃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卽時驚奔王瑩赴水乘舫入樂遊苑因得還臺左興盛帥眾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亦望風退走不得入宮逃淮濱荻渚中慧景禽殺之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眾心稍安巴陵王昭胄出投慧景慧景欲舍寶帛而立之猶豫未定崔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成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深解佛理頓法輪寺逼召何點赴其軍與之終日談義不恤軍事時人閒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臺城圍急帝密召豫州刺史蕭懿於小岷懿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渡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欲以二千人斷西岸

兵令不得渡慧景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覺大敗赴淮死者無算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頓軍興皇寺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遂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夏四月癸酉慧景棄軍潛遁懿軍度北岸慧景餘眾皆走圍城凡十二日而敗慧景單馬至驍浦爲漁人所斬以頭納鮓籃內送建康恭祖繫尙方少時與覺皆伏誅 寶帛初至建康軍東城士民多往投集及是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鳴鼓角繞其外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尋殺之昭胄兄弟出投軍主胡松詔各以王侯就第 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 六月庚寅帝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都下女人放觀 秋七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諸房閣已閉不敢輒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眾救火唯東閣內明帝舊殿及太極殿得全餘皆蕩盡帝慮有變不敢便歸先至東宮久之乃入八月甲申後宮又火燒曜靈等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祕閣三千餘間皆盡時有趙鬼能誦西京賦謂帝曰柏梁旣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芳德仙華大興舍德清曜

安壽等殿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市飾以金璧其玉壽殿中作飛仙帳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裁以鈿箔莊嚴寺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悉剝以施潘妃殿飾又取瓦官寺玉像爲潘妃作釵釧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府庫舊物不復充用貴市民閒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足又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由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尙書令蕭懿勳高望重茹法珍譖之長史徐曜甫偵得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向書令耶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與弟融俱死子業藻象逃匿於王嚴秀家詔收嚴秀付建康獄榜掠至死不言其處遂免懿弟雍州刺史衍聞之因起兵襄陽與荊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共奉南康王寶融爲主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是歲以建安王寶寅領石頭戍事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帝與宮人於闕武堂元會皇后褚氏正位闈人行儀帝戎服臨視 辛亥祀南郊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 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

州中外戒嚴 始納橫吹五部於殿內晝夜奏之 夏六月京師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振賜有差 帝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當暑種樹百無一生插葉繫花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又於苑內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販買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小有得失妃輒予杖復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時人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嘗東入樂游苑人馬皆驚以問視鬼人朱光尙光尙曰彘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帝大怒縛菰作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 竟陵王故防閤桑偃與巴西太守蕭寅謀立巴陵王昭胄時軍主胡松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奉巴陵王向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御刀朱光尙微聞之以鬼道說帝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欲反須官出行乃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帝大懼四十餘日不出謀遂泄昭胄與偃寅皆伏誅新除雍州刺史張欣泰亦密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誅諸嬖倖而廢帝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帝左右茹法珍梅

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友
斫元嗣首墜果柙中又斫明泰破其腹
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帥
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
見委俄而法珍等返閉門上仗不配欣
外人外人棄寶寅去寶寅亦逃三日乃
寶寅詭辭以對詔復其爵位欣泰等事
康激水五里 八月辛未以光祿大夫
諸軍事屯新亭初帝聞雍州兵起游騁
決及警報日近乃聚兵爲守計簡二尙
雀門內日斬百餘人 九月西軍次蕪
由溧洲進頓江甯營壘未立丙辰李居
奮擊破之因乘勝進至阜茨橋於是王

送之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
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
中將吏去車輪載之文武數百唱警
聞事作馳馬入宮冀城內處分必以
兵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上人射
服詣草市尉尉以告帝召入宮問之
覺與胡松俱伏誅 丙辰龍鬪於建
環鎮石頭辛巳以李居士總督西討
舊謂茹法珍日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二治囚徒以配軍其不可赦者於朱
蕭衍遣前鋒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
自新亭選精騎一千鼓譟突前景宗
鄧元起呂僧珍軍前據赤鼻邏以陳

伯之爲遊兵新亭城主江道林引眾出戰
傾都而至或以血書送款衍子弟藏匿甲
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
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分人上城不
馬步三百繞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下內
計時江道林餘眾尙屯淮南義軍迫之因
岸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
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
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義軍中王茂下
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驅兵
殊死戰珍國等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
大奔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
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中

哨軍禽之於陣未幾衍至新林士庶
倉者皆自拔赴軍衍命王茂進據越
珍據白板橋居士覘知僧珍眾少帥
迎戰俟其越塹拔柵矢石俱發自帥
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
返保朱雀憑航自固居士復請燒南
巴里皆盡 冬十月甲戌詔遣征虜
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
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
來之呂僧珍復縱火焚其營將士皆
即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軍乃
以濟於是朱雀諸軍望之皆潰義軍
西明門 戊寅甯朔將軍徐元瑜以

東府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以兵入援屯東宮己卯因出戰來降張瓌棄石頭
還宮石頭城主朱僧勇率水軍出降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
壬午蕭衍入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臺內燒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
門自守衍命築長圍守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富室多被抄掠及
衍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楊公則自越城進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
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公則談笑自若勇
士夜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臺軍乃退時又諭降瓜步
李元獻破墩申胄等軍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帝拜蔣子文爲假黃鉞使持節
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爲靈帝迎神像入後
堂禱祠求福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以兗州刺史張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
常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刃出
東掖門稱蔣王出盪還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習戰鬪詐作被創狀使
人以板擱之用爲厭勝又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戎服騎馬自鳳莊門入徽

明門晝眠夜起一如平時聞外鼓叫聲登景陽樓屋上望幾爲弩中長圍既合
城中閣道及西掖門內市販死牛馬肉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後堂儲數百具
榜欲留作殿軍中啟爲城防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
除茹法珍等以軍事欲誅王珍國珍國懼因兗州中兵參軍張齊密與張稷謀
應衍以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諾十二月丙寅夜強潛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
勒兵入殿分兵從西上閣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會帝在含德殿吹笙作
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
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太極殿西鐘下令百僚署牋
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書名國子博士范雲齋帝首送詣
石頭衍留雲參帷幄時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率兵屯東掖門衛送公
卿士民人多趨之衍使張弼策先入清宮呂僧珍封府庫及圖籍城中珍寶委
積弼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茹法珍等四十一人皆誅之乙巳以宣
德太后令追廢帝爲東昏侯

先已廢爲涪陵
王至是重貶之

是歲春三月南康王寶融卽皇

帝位於江陵及聞建康捷至乃授蕭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都督揚南

徐二州軍事揚州刺史承制

以後處分皆衍承制封拜

以王亮為長史帶丹楊尹 己卯

大司馬衍入屯閱武堂大赦 乙酉以中護軍蕭宏領石頭戍事 義軍之東

也豫州刺史馬仙埤擁兵不附及圍宮城吳興太守袁昂不送款至是檻車送

仙埤建康及石頭而脫之衍使待昂俱入日令天下見兩義士

昂後為丹楊尹

乙酉

甘露降於茅山彌漫數里 丙戌鳳皇集京師是日大司馬衍入鎮殿中 城

中夜火眾並驚懼侍中柳慶遠至宮衍悉斂諸門鑰付之 以何遠為建康令

遠性清介秋毫無所愛

和帝中興二年春正月帝在江陵甲午詔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乙未

大司馬衍下令朱雀之役死者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二縣令尉即為掩埋建

康城內抗拒者亦同此科 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大司馬衍解承制

以後處分皆衍假太后令行之壬寅進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寅又進位相國揚州牧封梁公

備九錫 二月辛酉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 乙丑南兖隊主陳

文興於宣武城內鑿井得玉鏤麒麟金鏤玉璧水晶環各二枚建康令羊瞻稱

鳳皇見桐下里宣德太后稱美符瑞歸於相府 丙戌梁公衍進爵為王是時

衍殺齊諸王鄱陽王闡人顏文智等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舟於江岸待之寶寅

假作釣者隨流上下追者不疑乃度西岸以奔魏 丙辰帝自姑孰下詔禪位

於梁夏四月辛酉禪詔至宣德太后遜居外宮壬戌發策遣尚書令王亮等奉

皇帝璽綬詣梁宮勸進先是東昏與羣小別立帽騫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

三橋梁王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應也臺內有宿衛為巫常見太極

殿有六龍守柱末失其二後見在蕭懿宅巫乃往蜀事懿及還都見六龍俱在

衍所寢齋推此而言未始非天命云

金陵通紀卷四

弟作儀參訂男詒壽校字

金陵通紀卷五上

江甯陳作霖伯雨編輯



梁武帝天監元年即中興二年夏四月丙寅梁王衍即皇帝位於南郊禮畢備法駕還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丁卯奉齊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尋弒之 尊皇考太祖文皇帝墓曰建陵號德皇后墓曰修陵后郗氏性酷妒沒化為龍入後宮光采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終不立后 以弟臨川王宏為揚州刺史 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切放遣 辛未土斷南徐州諸僑縣詔以所生之秣陵同夏里為同夏縣隸南琅邪郡又置臨涂郡於江北復秦郡始立六合縣 帝與何點有舊召入華林園欲以為侍中不就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以達幽隱 齊東昏侯嬖人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兆遂作亂五月乙亥帥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衛尉張弼策踰垣匿於

龍殿見害賊又遣燒尙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卻帝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甚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率所領應赴為賊所射茂躍馬而進驍騎將軍張惠紹亦引兵至賊謂已曉乃散走官軍捕得文明斬於東市 秋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癸卯鸞鳥見樂遊苑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 皇祖妣 甲子詔以太子統尙幼東宮文武入直永福省每逢稱賀施敬太子所生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 是月醴陵侯江淹卒淹始自宣城守罷歸泊禪靈渚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得數尺與之此人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遂以與之又嘗宿於冶亭夢郭璞問其索還五色筆自此為詩絕無美句邱遲亦以文名梁初諸冊皆其所草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十二月大雪深三尺 以丹楊尹蕭穎達為豫章內史穎達穎胄弟也嘗豫華林園宴酒後怒罵沈約帝數責之而心內愧故有此授 又嘗於樂壽殿內宴領軍張稷有怨辭帝時亦醉曰卿袖提帝首衣染天血有何名稱稷曰東昏暴虐

義師亦來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其須曰張公可畏人王珍國後為丹楊尹亦以失職怨望 以到沆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材碩學待詔沆通籍焉嘗宴華光殿賦詩沆三刻成二百字與從兄洽辭皆工帝曰諸到可謂才子洽兄漑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疆石帝戲與賅得之詔迎石至華林園宴殿前都人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漑洽兄弟甚友愛恆共居一室洽卒後便捨為寺又蔣山有延賢寺漑家所立漑得祿奉皆充二寺用因斷葦屨終身建康初置獄司比廷尉以孔休源為獄正平反辨析時無冤人 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先是旱甚禱雨於蔣帝神十旬不降帝怒命焚廟火猶未舉忽神上有雲如繖俄而驟雨宮殿皆動帝懼乃備法駕率羣臣修謁致謝初立長干在長干里智度在青溪邊二寺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 益州刺史鄧元起平蜀送前刺史劉季連至都季連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詔赦為庶人 夏多癘疫 六月謝朓輕舟詣闕詔以為侍中司徒尙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 乃角巾自輿詣雲龍

門謝召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帝幸拙宅宴語盡歡拙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帝復往餞賦詩及還敕材官起府於舊宅帝臨軒遣謁者卽府拜授以張率爲司徒掾直文德殿待詔敕使鈔乙部書又令撰古婦人事遣工書人琅邪王琛等寫給後宮尋引見於玉衡殿以爲祕書丞時待詔文德殿者又有庾於陵王僧孺焉冬十月以皇子綱生降京師死罪以下囚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是夜又雷馮翊吉玘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論死玘年十五搢登聞鼓乞代父命帝異而宥之丹楊尹王志欲於來歲首舉玘純孝固拒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楊郡守臧盾楊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玘敕付太常旌舉時又有建康人張悌因養犯劫與前母子松景二人爭死縣以獻上帝以爲孝義特赦之王志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歎志愍之以俸錢代償年饑每旦爲粥於都門以振百姓眾悉稱惠志家后建康禁中里馬糞巷自父僧虔門風寬厚志尤惇篤子姪皆誠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以特進光祿大夫王份監丹楊尹是歲置法王

寺於新林苑又立永建佛窟一寺及永修觀

三年春正月起復尙書左僕射沈約爲丹楊尹置佐史三月隕霜殺草建康疫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建國學開五經館置博士各一人以會稽賀瑒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吳郡陸澄建平嚴植之分充之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賀瑒嘗預華林講子革能傳其業數救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沈峻通經尤精周禮前爲建康令有能名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嚴植之館在潮溝每開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嘗緣柵塘行見道側有病人爲船主所棄惻然載還經年而愈請爲奴以報恩不許以資糧遣之去其好行陰德如此辛亥祀南郊是月蜀人蔭相加殺劉季連於建陽門報父仇也帝壯而赦之二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三月帝禊飲於華光殿是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詔周興嗣爲舞馬賦最工拜員外散騎侍郎出華林省進直文德壽光省旣又直西省焉又有蕭孝儼從幸華林

園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帝賞異之 以任昉爲御史中丞昉好文學
招集名流劉孝綽劉苞劉孺陸倕張率殷芸劉顯到溉等皆豫焉號曰蘭臺聚
又謂之龍門之游 夏四月甘露連降華林園 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
嘉禾莖十二穗南史作定陰里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冬十月丙午以揚州刺史臨
川王宏督軍伐魏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 十一月甲午天晴明
西南有電光聞雷聲者三 陶弘景移居積金東澗帝早與弘景游卽位後恩
禮益篤每有大事手救咨詢人謂山中宰相 是歲大穰斗米三十錢 初置
敬業寺

五年夏四月甲寅初立詔獄詔建康縣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爲
南獄廷尉爲北獄 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六月庚戌太子統出居東宮
太子性至孝常思戀宮中帝知之令每五日一朝多留宿永福省 秋八月辛
酉作太子宮 九月臨川王宏自洛口潰歸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
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恐奸人乘閒爲變城門不可

夜開乃繼食餉之待曉始入 旱甚雩祭備至而雨不降帝請雲光於華光殿
講鬢華經寶誌索水貯淨器安刀其上以祝須臾大雨 冬十一月甲子京師
地震生白毛 是歲置淨居寺

六年春二月庚申隕霜殺草 是月有三象入建康猛虎至郭門尙書令王瑩
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 夏四月丁巳以
建安王偉代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 將軍曹景宗破魏於鍾離還帝與宴華
光殿詔羣臣賦詩景宗唯分得競病二韻提筆立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
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嘉之令上左史 秋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師
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 帝捨三橋宅爲光宅寺先造無量壽佛於小莊嚴
寺九月光宅寺成移置寺中敕周興嗣製寺碑又造明慶寺寺有泉嘗取以供
御愈疾 乙亥改闕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後朱异於儀賢堂講老
子聽者千餘人 袁峻擬揚雄言箴詣南闕奏之詔賜束帛令直文德學士省
是歲以中護軍長沙王業領石頭戍事

七年春正月戊戌新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使陸倕與袁峻銘之

二月乙卯作國門於越城南亦曰望國門 夏四月辛未秣陵縣獲靈龜一

五月京師大水 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週迴五日內居民改陵監為令

詔皇太子宗室王侯皆入學帝親釋奠於先師先聖 秋七月置涅盤寺寺峯

又有翠微寺天晴日朗望見廣陵城焉 劉訐與族兄敞及阮孝緒並履高操

都人謂之三隱訐善言尤精釋典嘗與敞聽講鍾山諸寺因其卜築宋熙寺

東澗有終焉之志至是卒諡貞節處士 以張率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後

學道清淨登仙明年亦卒諡貞節處士 為揚州別駕帝嘗宴壽光殿率與劉孺詩後成帝取孺手版題詩以嘲之孺從

兄苞侍講壽光殿亦以文藻見知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夏四月戊申復以臨川王宏為揚州刺史 秋九

月太子統講孝經於壽安殿旋臨國學釋奠 是歲以晉安王綱領石頭戍事

九年春正月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二月己丑帝幸國子學親臨講肄時帝所開五館有一館在袁憲宅西憲常

招引諸生與之講論焉 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學祭酒張充

登堂講說眾皆執經以拜 夏移雩壇於東郊 冬十二月癸未帝幸國子學

策試胄子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博士周弘正表請刊除是時何妥年八歲

來遊於學後與蕭脊齊名脊住青楊巷安住白楊頭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

青楊蕭脊 在蔣山里 初置本業寺

十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法急庶民而緩權貴

非長久之道帝納之 辛酉祠明堂 夏五月乙酉嘉蓮生樂遊苑 一莖二花 秋

九月丙申天西北有聲赤氣下至地 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 為德

皇后作解脫寺 在太清里

十一年春三月丁巳為旱故曲赦揚南徐二州 築西靜壇於鍾山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 二月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為十三間以從閩數

太子洗馬王規獻賦甚工 中軍將軍丹楊尹沈約有志台司意望不遂立宅

東田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其齋閣請王筠爲草木十韻書之壁旣而屢被譴責
閏月因慙懼卒 夏四月京師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 以朱
雀門東北淮水紆曲數有水患又舟行旋衝太廟灣乃鑿通中央爲舟子洲諸
郡上計秀才多止於此 冬十月丁亥詔增明堂 是歲徵處士阮孝緒不至
孝緒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有疾心驚而反合藥須生人獲躬歷幽險忽見一
鹿因得此草人名其地爲隨鹿谷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於西南天如裂 丁亥耕藉田 夏六月都下訛言
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飼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以韋叡爲丹楊尹
釋寶誌卒於開善寺寶誌嘗於臺城對帝食鱸帝怪之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
所謂鱸殘魚也又嘗臨江縱望有旃檀木浮至詔供奉官俞紹雕寶誌像甚肖
惟少鬢髮寶誌自拔與之髮卽隨長帝大悅命置中庭將死移寺金剛像出戶
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化先是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
飲若有所託者至是果敕筠爲碑云 以茅山許長史宅爲紫陽觀 置勸善

寺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冠太子統於太極殿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眾遊彛圃
獨執王筠袖撫劉孝綽肩曰所謂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也及起樂賢堂使
先圖孝綽像於中一日泛舟後池番禺侯軌謂宜奏女樂太子微吟曰何必絲
與竹山水有清音其素尙如此 辛亥祀南郊 以湘東王繹爲丹楊尹時蕭
子雲爲丞契好如布衣之交百濟國嘗使人至都求子雲書逢子雲維舟將發
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便拜子雲乃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初於東
宮中別立慧義殿爲集法之所

十五年夏六月以王瑩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瑩旣爲公當開黃
閣宅前促欲侵南鄰朱侃半宅侃重賄之乃同閣向東時人語曰欲向南錢可
貪遂向東爲黃銅拜職六日而卒 丙申改作小廟 以王茂爲丹楊尹 敕
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省撰遍略勉舉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
以應選時有江子一求觀書祕閣帝許之亦敕直華林省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
辛亥耕藉田 夏四月
廟脯脩始用蔬果起
軍南康王績領石頭
問訊不限日 帝餞
有康絢以在德陽殿
州而疾風大起發屋
州聽事兩柱俱碎後
十七年夏五月戊寅
一日幸光宅寺有盜
爲宏所使宏辭無之
下有數十邸出懸錢
禁之 以吳平侯曷
北南郊詔恤冤獄振孤窮尤貧者勿收今年三調 二月
月詔宗廟以麩代牲 潮溝獲白雀一 冬十月詔去宗
王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醮 以宣毅將
其事其長史司馬駸雖居外官敕豫文德武德二殿長名
琢州刺史馮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圖其形時同圖形者
感馬發矢貫的也 十一月湘東王繹納妃徐氏車至西
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
果不終婦道
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帝
伏於驃騎航將犯車駕帝心動乃改由朱雀航過事發稱
於是因事罷其官宏殖貨無厭庫屋垂百閒關鑰甚嚴都
立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田宅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而
監揚州卽宅爲府曷雅有風力在州尤明斷有老姥訴得

符還至縣縣吏未
興苑餞焉 建康
清節謂爲百城之
十八年春正月辛卯
時帝溺情內教都衣
魏與沙門慧震於室
雲法師讀經論初
峻嘗與學士賀蹤鼎
會沼卒不見峻報
素爲丹楊尹丞初
普通元年春正月復
秋七月己卯江
石頭戍事 造大
發姥日蕭監州符如火汝何敢留之後出督郢州帝幸建
樂法才不受俸秩比去將及百金縣曹請輸臺庫帝嘉其
祀南郊 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礙殿受佛戒初置惠日寺
佛寺五百餘所凡造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劉勰爲文俄敕
林寺撰經證詔任孝恭製建陵寺刹下銘孝恭少從蕭寺
奉朝請直壽光省復召入西省撰史同直西省者又有劉
校祕閣仕不得志乃著辨命論秣陵令劉沼致書以難之
因爲書以序其事沼亦曾歷建康令並有善政 以蕭眎
日賜錢八萬一朝散之
以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 夏四月甘露降東宮慧義殿
敕宴魏使劉善明於南苑 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績領
敬寺於鍾山寺側有王導賜田帝欲市以施寺王騫不肯

通取之又置永明須陀二寺及果願尼寺

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詔置孤獨園於建康以養窮民 二月辛丑祠明堂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徙藉田於東郊十五里築北城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宮省如南郊別有望耕壇在東帝耕畢登此以望公卿之推又有祈年殿在其間 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

二年春正月庚戌京師地震霆擊大航華表然盡 西豐縣侯正德初養爲帝嗣及太子生還本自以失職怨望奔魏至是歸帝見於文德殿泣誨之復本封止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劫掠江乘湖頭行旅斷路時東府有正德及其弟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南岸有夏侯夔子洪並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殺人於道謂之打稽 冬十一月造猛信尼寺及福靜寺

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 辛亥祠明堂 二月乙亥耕藉田 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是歲復以雲麾將軍南康王績領石頭戍事

五年置善覺尼寺 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尙之世奉佛法並建塔寺至敬容爲梁侍中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故堂宇頗宏麗人遂戲呼爲眾造寺

六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三月己酉帝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 夏五月豫州刺史裴邃卒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帝後道經二廟顧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及大同初都下旱蝗四離門外桐柏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時人異之 初帝納東昏侯妃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綜自以非帝子在西州時於別室祭齊七廟然猶不自信乃私發東昏墓以血滲之驗是年出鎮彭城遂奔魏魏封爲丹楊王改名贊 冬十二月壬辰京師地震 謝幾卿初爲尙書左丞性通脫嘗與樂遊苑宴不得醉因詣道邊酒壚與車前三騶共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尋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酣呼爲有司劾免復爲西昌侯藻長史至是罷歸居白楊石井宅客常隨之飲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是歲元景仲爲廣州刺史

詩王規援筆立成授侍中規常以門宗鼎盛恆思
不室居焉

王宏卒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以宣惠將軍孔
領殷繁休源剖決如流門無私謁 是月南州津

及檢來往不避勢家 元略歸魏帝餞之於武德殿
太子統遣左右周行闔巷賑賜貧窮又出絹帛為襦

無可斂則為備棺槨 丁貴嬪以帝崇佛教長進蔬
菜有疾太子統還永福省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冬十

宋宮臨雲殿太子統每哭輒慟絕葬甯陵耐於小廟
對不合乃折葦渡江去時傳引居鍾山定林寺建經

花隊皆號高僧
南郊 初帝創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
二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時有藏法

是年帝迎達摩至都應
輪藏雲光居法雲寺講經
大通元年春正月辛未祀
自是幸寺皆由此門出入

百壽光省司義郎周邠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綵
坐皆傾又江蒨患眼疾其子紉有孝性夢一僧教飲

訪於草堂寺僧智者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
牛屯里宅為寺敕名慧眼因泄故井水極清列取以

歲又置園居尼寺 埋一鼎於蔣山文曰大通又鑄
江中

王彧等來奔帝見之於樂遊苑未幾還北
祀南郊 辛巳祠明堂 夏六月京師大疫帝於重

身為禱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 癸巳帝幸
洗眼及煮藥禱疾果瘳 甲午升講堂法坐為大眾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

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 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冬十月己酉又設四部無遮大
二年夏四月魏大亂臨淮 太極殿大赦改元 是歲置禪巖寺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 泰寺設平等會 庚申大雨雹 六月遣元悅還北
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

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
錢一億萬贖帝乙巳百辟
會會畢帝御金輅還宮臨
二年夏四月癸丑帝幸同

帝餞之於文德殿命羣臣
退減後遂於鍾山宋熙寺
七年夏四月揚州刺史臨
休源監揚州事神州都會
改置校尉以郭祖深為之
命羣臣賦詩 京師米貴
袴冬月以施寒者若死亡
膳受戒日甘露降於殿前
一月庚辰貴嬪卒移殯於
是年帝迎達摩至都應

秋八月庚戌帝幸德陽堂餞之

三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月辛丑祠明堂 三月太子統游後池乘雕文

舸摘芙蓉舟沒溺而得出因感疾夏四月乙巳薨帝臨哭盡哀遣中書舍人臧厥追華容公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都下士民奔走宮門號泣滿路 太子妃

蔡氏出居金華宮 帝將立晉安王綱為太子夜召孔休源於寢居殿參定謀

議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時人名為兼天子焉秋七月乙亥帝臨軒授策以修繕東宮命太子綱權居東府其家令徐摛文體輕豔春坊皆學之時

人謂之宮體摛子陵亦為東宮學士太子撰長春殿義記使陵序之光宅寺僧慧雲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 昭明太子有琉璃盃紫玉盃隨置梓宮後更葬

開墳為闔人攜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為有司所縛帝驚異詔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銜土焉即今之燕雀湖 冬十月己酉帝幸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

說涅槃經十一月乙未又幸寺說般若經皆七日而罷 以蕭藻為丹楊尹 四年春二月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就市強買器服百姓並關邸店不出少

府丞何智通以聞綸被責還第遣戴子高馬容刺殺智通於白馬巷詔懸賞購

賊有西州遊軍將宋鵠子誦得之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圍綸第獲子高等

庚戌綸坐免為庶人智通子做之割子高等炙食之即載出新亭以火炮之焦

熟車載錢設鹽蒜募民食一鬻賞錢一千經三旬乃復綸封爵 以武陵王紀

為揚州刺史時雷震太陽門成字云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當之朝

野咸屬意焉紀以蕭介為長史介性高簡寡交遊唯與族兄琛及從兄弟眎素

洽淑等文酒宴會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時又有蕭象嘗為丹楊尹 秋九月太子綱移還

東宮太子嘗於冬圃述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又於宣猷堂餞家令謝

叔蕭愷詩先成尤美太子開文德省置學士庾肩吾張長公傅弘鮑至紀少瑜

皆充其選又引鄭灼為西省義學士時儒學極盛有賀德基少游都下精通禮

記衣資罄乏遇一婦人於白馬寺前贈以白綸巾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不

告姓名而去至是德基為尚書祠部郎又有顧越賀發齊名都下謂之發越帝

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先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履行郊所忽聞異香
三隨風至及將行事有神光圓滿壇上食頃乃滅 戊申京師地震 辛亥祠
明堂 二月癸未帝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字般若經題七日而
罷 三月中書令南平王偉卒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詔賜偉爲第
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立游客省與賓朋處其中性多恩惠愍貧窮晚
年尤信佛理云 夏五月京師大水御道通船 帝宴羣臣於樂遊苑褚翔詩
最先成爲帝所賞又天淵池新製鯪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泛之所引唯太常
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陸雲公年位尙輕亦與焉 以何敬容兼丹
楊尹 初置法苑寺

六年春二月癸亥耕藉田 夏四月丁卯熒惑入南斗帝乃跣而下殿以禳之
冬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三 是歲以臨賀王正德爲丹楊尹

大同元年春二月辛巳祠明堂丁亥耕藉田 三月丙寅帝幸同泰寺設無遮
大會夏四月壬戌再幸寺鑄十方銀像並設無礙會 冬十月雨黃塵如雪又

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虞寄上瑞兩頌焉 侍中中衛將軍徐勉雖居
顯職不營產業嘗書戒其子崧略云吾家本清廉顯貴以來將十三載或使創
闢田園興立邸店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
開營小園者政欲少寄情賞又郊際閒曠終可爲宅慧日十住等旣應營昏又
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
西廂不復方幅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
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
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
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曷鹵彌復可安旣已營之
宜使成立若有所收穫汝可分贍內外大小直令得所其質素如此冬十一月
丁未卒帝臨殯太子綱舉哀朝堂自是以後朱异當國梁業衰矣 是歲置頭
陀寺於蔣山頂又造萬福本願二尼寺及巖栖觀

二年春二月乙亥耕藉田 三月戊申徵士陶弘景卒於茅山詔贈太中大夫

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未來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
 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後果驗 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 秋七月魏
 賀拔勝北歸帝餞之於南苑 九月辛亥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礙法會冬十
 月壬午再幸寺設會 十一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辛亥京師地震生白
 毛長二尺 是歲帝為文帝造皇基寺以追福適出阿弼氏自湘州販木東下
 南津校尉孟少卿誣以罪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帝又遣光宅寺僧敬脫等迎
 會稽鄞縣塔中舍利還臺並置普化化成慈恩福興善業寒林等寺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 壬寅天無雲兩灰黃色 二月丁亥耕藉田 夏
 四月辛丑夜朱雀門災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丹楊尹
 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後帝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
 感且於延務殿說之敬容曰臣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
 斯夢上深然之 五月癸未帝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設無礙法會 秋七月
 東魏使李諧盧元明至建康帝引見與語賞其應對又有李恕者為北使帝時

於長命洲放生謂曰北方頗知此否對曰魏國不殺亦不放帝無以應後李同
 軌來聘帝集名僧於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之與席同軌論難久之
 道俗咸以為善 秋八月帝改造阿育王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觀之先
 是吳時有尼居長干里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吳平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
 晉南渡初更修飾之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弟子僧顯繼
 而修立孝武太元九年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胡僧慧遠遊行禮塔至
 丹楊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得先阿育王塔所乃集眾開掘入一丈
 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及金函三重盛三舍利及髮
 爪各一枚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建一層塔十六年又使僧尚加為
 三層即帝之所開者也 辛卯帝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九月己亥又於
 寺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迎一舍利還臺供養並施錢一十萬為
 寺基業時又出瓦官寺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造諸臺殿並瑞像周迴
 閣等窮於輪奐焉 冬十月丙辰京師地震 是歲饑 初置一乘寺

寺門偏
 畫凸凹

花世稱張僧繇手迹其畫乃及玉清觀
天竺遺法人又謂之凸凹寺

四年春二月己亥耕藉田 秋七月癸亥詔以東治徒李膺之降象牙如來真

形大赦 九月帝閱武於樂遊苑 是月帝幸阿育王寺設無礙大會暨二刹

各以金罍次玉罍重盛舍利爪髮納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塔分入兩刹下王

侯如主以次所捨珍寶充積 冬十二月國子助教皇侃表獻禮記疏義五十

卷 初置洞靈觀

五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 秋八月乙酉扶南國貢生犀於京師 是歲都下

譌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數月乃止

六年春二月己亥耕藉田 夏四月癸未詔晉宋齊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

冬十一月己卯曲赦京師 是歲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母阮修容歸葬江甯

通望山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辛丑祠明堂 二月辛亥耕藉田 乙卯京師地

震 是月皇太子綱釋奠於國學令杜之偉撰登歌詞時東宮多文學士有白

雀來集率更令劉孝威獻頌甚美又中庶子陸罩以母老歸公卿餞於征虜亭
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以比疏廣 冬十一月丙辰立士林館於宮城西以

延學者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國子博士周弘正等遞互講述虞
荔製碑文奏上帝命勒諸石仍用荔為士林館學士每講常使沈洙為都講焉

皇太子嘗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學士張譏以論辯見賞先是帝於文德殿釋乾
坤文言諸儒論議唯譏辭令嫺雅周弘正在國學開講亦曰吾每登座見張譏

在席使人懷然後甘露降士林館外兵記室參軍謝蘭獻頌帝嘉之 以皇太
子長子宣城王大器為揚州刺史顧野王王褒並充賓客王嘗開講於東宮宣

猷堂及揚州廨又於東府起齋命野王畫古賢褒書贊焉
八年春二月江州禽送妖人劉敬躬斬於建康市 加朱异侍中异博解多藝

而貪冒財賄起宅東陂窮極美麗自潮溝至青溪與諸子列宅相屬晚日來下
酣飲其中慮臺門或閉乃引鹵簿自宅至城使停留管籥聲勢所驅熏灼內外

產與羊侃相埒侃本降人亦官侍中帝嘗幸樂遊苑令侃試新造兩刃稍及河

南國紫騮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其稍為折樹稍侃又即席和御製武宴詩三十韻帝愈賞之是日詔入直殿省

九年春閏正月丙申京師地震生毛 平西諮議參軍劉顯卒葬於秣陵劉惔舊塋皇太子銘之 是歲自新亭鑿渠通新林浦置江潭苑又起王游苑於法王寺側

十年春三月甲午帝幸蘭陵夏四月乙卯還宮放所經縣邑一年租調 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 是歲皇太子延香園竹林生芝

十一年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冬十一月阿育王寺僧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帝嘗不豫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諉傳帝崩太子右衛率韋粲將率宮甲度臺問所由那不辦長梯以為大行李前殿須升屋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餞之新亭執粲手曰與卿

不為久別 以甯國公大臨為琅邪太守 是歲置履道渴寒二寺

中大同元年春三月庚戌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寺中浮圖災先是釋寶誌於天監中為詩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是啟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解者曰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克建康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起火於四月十四日在浮圖第三層二者帝昆弟之次也帝惡之乃曰此魔鬼也宜窮極土木以禳之遂起十三層浮圖焉 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帝即位之後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私鑄者多物價騰踊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秋七月丙寅詔通用足陌錢詔下而人不從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為陌云 帝年老諸子各不相下邵陵王綸為丹楊尹威震都下太子綱惡之乃選精兵以衛宮內俄以王銓代綸為丹楊尹

金陵通紀卷五上

金陵通紀卷五下

梁武帝太清元年春正月辛酉祀南
 河南十三州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帝
 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景使至稱
 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
 之何及朱异揣知帝意力勸納之
 無遮大會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
 帳土瓦器以用乙巳帝升光巖重雲
 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又有三足鳥
 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五
 賦奏之甚見賞異時有童子郎岑之
 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學

通紀卷五下

弟作儀參訂男詒蒹校字



江甯陳作霖伯雨編輯

郊甲子祠明堂 二月庚辰東魏侯景以
 於善言殿講佛經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
 京定計實以正月乙卯帝愈神之然意猶
 不如金甌無缺今忽受景地脫致紛紜悔
 亥耕藉田 三月庚子帝幸同泰寺設
 括名日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牀葛
 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游仙
 果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懸楣三飛三
 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蕭子暉退為講
 殿與重雲法會帝親行香熟視之日未幾
 士尋為壽光學士 夏四月庚午羣臣以

錢一億萬贖帝戊寅奉表詣鳳莊門三請乃許丁亥帝服袞冕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如卽位禮大赦改元 是月神馬出太子綱獻寶馬頌 五月丁酉帝幸德陽堂宴羣臣設絲竹樂 秋九月癸卯王游苑成庚戌帝臨幸焉 是歲永康公主造幽巖寺又立儀香尼寺明年置靈隱寺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西方 太子綱講老莊於彛園詹事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尙彛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侯景為東魏所敗竊據壽陽夏六月帝遣散騎常侍徐陵建康令謝挺通好東魏景聞之遂有反謀 是月天裂於西北光如電聲如雷 臨賀

王正德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四十閒屋並以爲倉自征虜亭至方山悉略爲墅奴僕數百皆黥其面侯景謂得之使徐思玉至建康結爲內應又使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敕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

秋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 石珍丹楊人與麟驗俱以苛刻爲務蔽主弄權時人謂爲三蠹故景託以興兵 甲辰加邵陵王綸征

討大都督以討景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知其不祥 九月戊辰京師地震壞屋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 王偉勸侯景以輕騎直掩建康冬十月景襲陷譙州庚子詔遣甯遠將軍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丁未景攻歷陽太守莊鐵降乃留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 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會徵質爲丹楊尹以雲旗將軍陳昕代戊采石質去而昕未下渚景大喜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分兵襲姑孰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康皇太子見事急戎服見帝帝以內外軍事悉付之始命戒嚴因停中書省指授方略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正德之情命屯朱雀門並遣甯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又使太子中庶子王質領步騎頓宣陽門外都官尙書羊侃領千餘騎頓望國門以江總兼太常卿守小廟 是日景進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治尙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

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追羊侃入爲軍師將軍副之使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攝諸庫寺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 庚戌景由新林至板橋遣徐思玉入見且覘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勞景景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乃定是時梁宿將皆盡軍旅指揮一決於侃太子深仗之 辛亥景至建康以夏侯譚爲前驅次朱雀桁南太子使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兼建康令庾信守朱雀門率宮中文武三千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詭曰百姓見開桁必驚可且安物情乃止俄而景至信率眾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矢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黨於正德復閉桁度景太子配王質精兵三千使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眾迎景於張侯橋馬上交揖既入

宣陽門望闕而拜隨景渡淮景軍皆青袍正德軍本絳袍碧裏已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夏侯譚頓兵士林館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亦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以石頭降景景遣其黨于子悅守之 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旌旗皆黑吹脣鳴鼓百道進攻縱火燒大司馬門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爲竅下水沃火直閣將軍朱思率數人踰城出灑滅之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侃從扉孔出槊刺殺二人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東宮近城景眾登其牆以射城內至夜景置酒奏樂於中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亦燒乘黃殿士林館太府寺 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乃改爲尖項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鑊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議出兵擊之侃曰不可今少出兵不足破賊少或失利門小橋隘必大致喪亡异不從使千餘人出戰見賊卽走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鷺爲景所獲執至

城下以示侃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殺賀琛被創不死賊輿令招降僕射王克讓之景囚諸莊嚴寺明年逃歸會稽 莊鐵慮景不克詭稱迎母與左右趨歷陽先以書給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英等懼棄城走鐵亦不敢守奔尋陽 十一月戊午朔設壇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以皇太子爲臺內大都督甯國公大臨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 己未景立正德爲天子於南闕前居儀賢堂改元正平而自爲丞相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於是景營於闕前分三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宣城王防閤許伯眾潛引景兵登城辛酉城陷推握節而死并殺中軍司馬楊暉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十人持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出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中書通事舍人任孝恭始隸正德正德叛還赴臺爲景所獲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因走入東府至是景劉斬之又聚所殺東府尸於杜姥宅遙語城中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 景聲言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帝巡城帝乃幸大司馬門城上

聞警蹕聲皆鼓譟流涕 江子一之奔還也帝見之於文德殿深加責讓子一誓以死報癸亥與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直抵賊營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眾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胸子五傷脰並遇害 景初到建康號令明肅既久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乃縱兵殺掠富室豪家無得免者又食石頭常平諸倉米既盡軍人乏食便奪民米米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秦郡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嗇羣盜聞而避之琅邪王志舊宅被焚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家人皆遇害 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亂加毆捶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以下躬親畚鍤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於是三日之內羣奴出就景

者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 雲旗將軍陳昕爲景所獲說其黨范桃棒反正桃棒遣昕夜縋入請帥所領至城下脫甲入城太子猶豫未卽許桃棒遂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昕猶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賺門昕不肯景亦殺之 景使正德子見理與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兇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矢死其從弟賁亦躁薄出投景專造攻具以攻臺城焉 邵陵王綸自鍾離旋軍入援濟江遇風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甯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由京口西上景遣軍至江乘拒之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破之必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分兵三道攻綸綸擊敗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永安侯確所向披靡景尤憚之悉送所掠於石頭具舟欲走任約止之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拒綸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弋武湖側與景對軍不戰會暮景軍退安南侯駿逐之景旋軍奮擊駿敗走趨綸軍景乘勝追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入

天保寺景縱火焚寺綸奔京口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收綸輜重生禽西豐公大春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不久卽至賊以刀毆其背亦義而不殺後爲正德所害 是日晚合州刺史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至後渚軍於蔡洲以待上游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分兵屯南岸悉驅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以西掃地俱盡 十二月癸巳侍中都官尙書羊侃卒城中益懼 景大造攻具有飛樓撞車登城車鉤槩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陳於闕下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蟆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壬寅景又以火車焚臺城東南大樓材官吳景構新樓火才滅卽補其處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迺城狀如卻月以捍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奔降於景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韋黯守西土山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飾以錦罽捍以

烏笙山峯

且不息章

陵王綸嘗

宅內山齊

臺未幾亦

且盡城內

是棄土山

章粲被徵

萬餘人次

禮及宣狂

游苑眾推

萬餘人於

出是夜仲

小桁南陣

二年春正

半立柵去

閻將軍劉

動叱子弟

被甲馳救

千餘人仲

以示城內

得忽江中

臨城公七

為大都督

异流汗不

州子岸

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僧騰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

黯尋卒於臺內 戊申天西北裂光如火 尙書令謝舉性剛正邵

於婁湖立園廣讌酒酣好聚眾賓冠裂以為笑舉獨不與夙信佛教

泉石甚美捨以為寺至是卒於園內侍中何敬容聞景反即移家入

卒 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虛其土外山崩壓賊

又作飛橋懸罩二土山賊駭走津乃擲維尾炬燒其東山樓柵賊於

不修而決彳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為洪流矣 衡州刺史

還聞亂簡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南州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

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

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眾屯新林王

仲禮為大都督進次新亭綠淮樹柵景亦柵北岸以應之旋帥步騎

中興寺後渚挑戰仲禮欲擊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乃堅壁不

禮親入粲營部分諸軍令粲營青塘裴之高營南苑鄱陽世子嗣營

文徹李孝欽屯丹楊郡而自營朱雀桁南岸

月丁巳朔柳仲禮帥眾徒營會大霧章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

合景登禪靈寺門望見之亟率銳卒來攻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直

叔盾以舟師截其後叔盾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粲不

力戰遂與三弟助警構從弟昂及子尼皆戰死仲禮方食聞之投箸

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沈淮死者

禮亦被重創自是景不敢濟南岸仲禮氣索不復言戰矣賊傳粲首

皇太子為之流涕追贈護軍章鼎負兄昂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未

淨一新棺至因以充斂時謂鼎精誠所感 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

連新淦公大成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驃騎洲亦推柳仲禮

是日白虹貫日三重帝嘗登南城望賊顧日四郊多壘誰之罪也朱

能對因發病至是卒 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援軍至屯於

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墜武庫 己巳皇太子遷居永福省 高州

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鳶南史作鴟藏敕於內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冀達援軍賊疑爲厭勝術射而下之鄱陽世子嗣遣左右李朗詐投賊乘閒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歡呼鼓譟以朗爲直閣將軍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還 癸未鄱陽世子嗣與李遷仕等將兵渡淮焚東府前柵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及樊文皎帥銳卒五千深入文皎從子猛與景軍短兵相接殺傷甚眾至菰首橋東遇伏文皎死遷仕遁還時東宮直閣陳道談亦以援臺中流矢死 援軍之初至也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甫過淮卽縱兵劫掠由是百姓失望 二月己丑臨賀王記室顧野王起兵討景至建康 初臺城之閉公卿以食爲念聚米數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儲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鎧熏鼠捕雀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侯景軍亦

饑抄掠無所得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患之乃僞拜表城下以求和冀運東城米入石頭太子以城中窮困白帝請許之景求宣城王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爭曰賊特欲卻援軍耳宣城嫡嗣之重豈可爲質乃使石城公大款詣景軍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侯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焉然長圍終不解託云無船不得發遣石城公還臺仍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 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眾合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太子卽令會理移軍江潭苑丁未又命頓於蘭亭苑庚戌景又啟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乞召之入城卽當引路帝曲從之時御厨蔬茹皆絕邵陵王綸因路蹇通上雞子數百枚帝手自料檢歛噉咽旣而景運米已畢乃背盟復舉兵向闕 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以景違盟告天地神祇初圍城之日男女十餘萬被困已久死者十八九至是乘城者不滿

四千人猶望外援而柳仲禮閉營不戰侯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遣以金環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分軍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亦不從柳津嘗語帝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 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東府城北約夜度軍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覺之使宋子仙馳擊營不得立伯超望風先走會理等軍遂敗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於是決石闕前水晝夜攻城矣 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不恤軍事其書佐白曇朗董助華怨之丁卯夜向晨曇朗等於城西北樓引賊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文德殿見帝言狀帝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城既陷景入見帝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帝神色不變問勞景景不敢仰視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景於是悉徹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景自屯兵西州使偽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王偉守武德殿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大丞相錄尚書事以西州為府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復太清年號方城之初啟也

正德揮刀欲入宮景先使其徒守門故不果至是見帝拜且泣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 此處亂世之格言也故備錄之 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會議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不能從諸軍乃隨方各散仲禮及弟敬禮王僧辯趙伯超等開營降湘東王繹使全盛將軍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 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焚之 庚午景留柳敬禮於京師而遣仲禮與王僧辯西上經略餞於新亭敬禮欲於會取景仲禮見景備衛嚴不敢動 僧辯尋歸湘東 秦郡降景景以為西兗州尋改秦州 即今六合 以董紹先為江西北行臺 是月太子妃王氏卒於永福省使蕭子範製哀冊文 子範經亂無居室尋卒於招提寺僧房 夏四月己丑京師地震丙申又震 帝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使其軍士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帝怪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曰侯丞相甲士帝怒叱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

皆懼帝憂憤成疾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五月丙辰帝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日荷荷遂崩景祕不發喪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於閣下尋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太子嗚咽流涕殿外皆莫之知 辛巳發大行喪升梓宮於太極前殿是日太子綱即皇帝位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帝與景升重雲殿禮佛為盟 臨賀王正德怨景賈己密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事覺六月癸丑景殺正德於永福省 景以郭元建為北道行臺總江北軍事鎮新秦 永安侯確與景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冬十月丁未地震 百濟國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圯哭於端門景大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十一月乙卯葬高祖武皇帝於修陵景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令子孫滅絕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 丁巳天雨黃沙丙寅月晝見於東方

廣陵來疑說前太守祖皓誅景黨董紹先邵陵王承制除疑為秦郡太守

成梁六合 丙午景逼帝幸西州 三月甲申景請帝禊飲於樂遊苑三日帝

還宮景即與妻慄陽公主共據御牀而坐羣臣列侍焉 夏四月辛卯帝御素輦幸西州侍衛四百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帝與景宴聞絲竹聲淒然淚下景起舞為壽遂逼帝起舞逮夜乃罷 京師大旱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所在俱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伏牀以待命 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者輒擣殺之法令煩苛禁及偶語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樂梁王大園西陽王大鈞相繼為丹楊尹 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盜疑其懷金遮殺之 冬十月乙未景召帝幸西州曲宴時景以漢王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十一月景出屯晉熙都下虛弱南康王會理與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勸謀日湖熟吾有故舊二千餘人可以刻期營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可成縱景復歸無能為也安樂侯又理出奔長蘆在今六合境 集眾得千餘人未發事覺偉收會理敬禮勸等殺之又理亦為左右所害 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唯武陵侯諮及僕射王克

舍人殿不害以文弱得侍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疏諮獨不離帝側景惡之使其仇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殿不害曰麗涓死此樹下 十二月景還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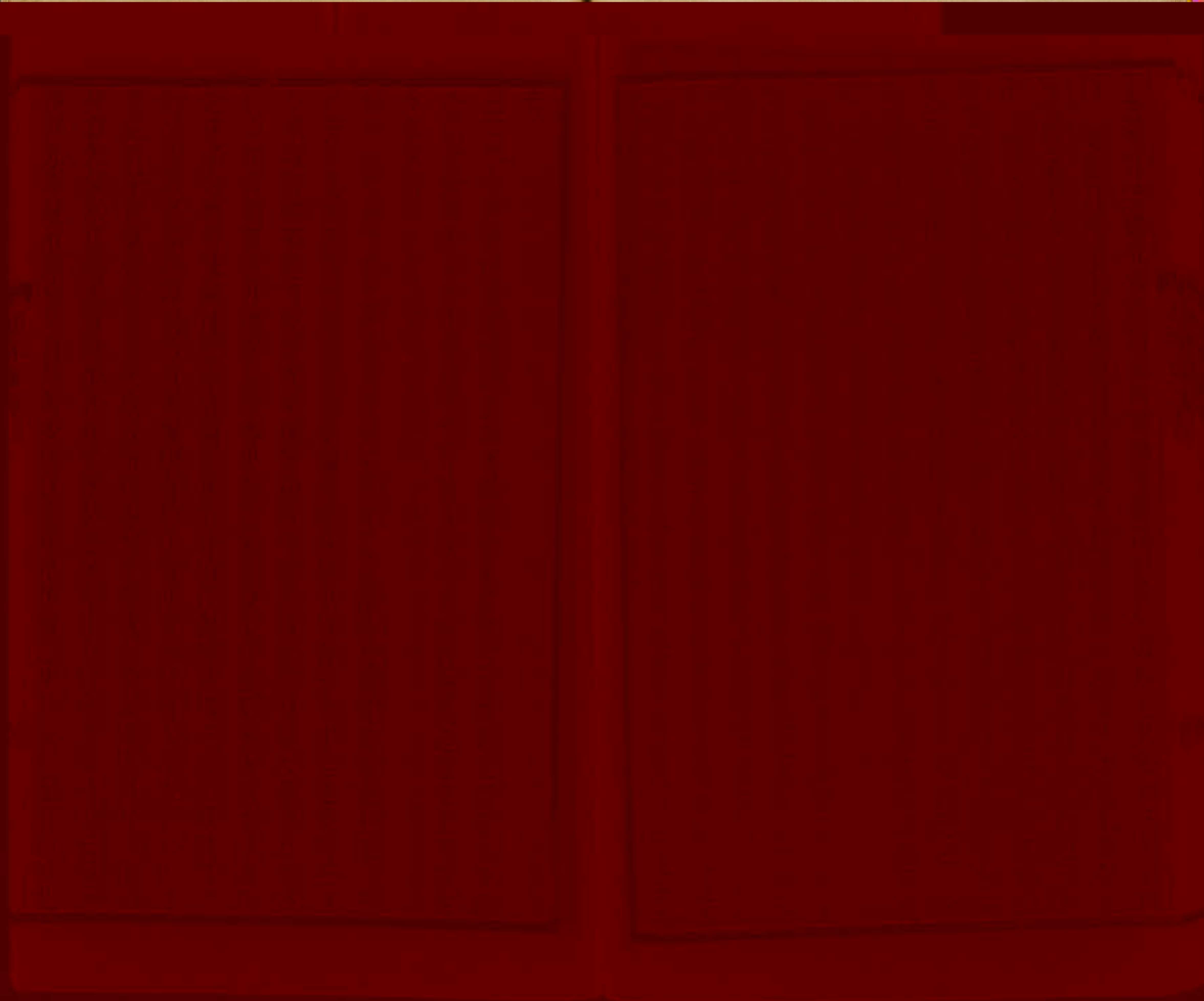
二年春景於大航跨水築城名曰捍國 以西陽王大鈞監揚州武甯王大威為丹楊尹 三月景帥眾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遂進至巴陵夏六月景為王僧辯所敗遁還秋七月丁亥至建康 八月戊午景遣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諸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 壬戌景立豫章王棟於武德殿欵有回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遂大赦改元天正 冬十月壬寅景使王偉等進酒於帝既醉而寢彭儁進土囊王脩纂坐其上而崩偉徹戶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諡之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帝自經幽繫嘗書壁及板鄣為文自序云立身行道終始如一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十一月己卯景自加九錫陳備物於庭忽有鳥如山鵲翔於冊書之上賊徒射之不能中建康獲白鼠以獻 己丑景廢豫章王棟而自立先夕即大莊嚴寺

為南郊柴燎於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還升大極前殿其黨數萬皆吹唇呼譟而上及升御牀牀腳自陷大赦改元太始幽棟於監省於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有鳥萬許集於門樓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都下王侯五等廟樹成見殘毀唯阮修容廟四周柏樹獨茂及景修南郊路呂季略說景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生賊大驚悉令伐之識者以為湘東之祥 景作七廟神主自曾祖以上名皆有司所撰焉

元帝承聖元年 十一月帝始即位改元以不紀侯景篡號故豫錄此 春二月湘東王繹遣征東將軍王僧辯東揚州刺史陳霸先會兵東伐三月丁丑至姑孰與侯子鑒合戰於中江子鑒大敗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引兵而前歷陽戍迎降 景自篡後每登武帝所常御殿若有芒刺在身恆聞叱咤聲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不敢處內多在昭陽殿廡下及聞子鑒敗大懼歎曰誤殺乃公 庚辰王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

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僧辯使杜僧明燒賊水門大艦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登石頭烽火樓望之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當也乃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舡舫及海艦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望陳霸先言於僧辯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塘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橫壠築柵至於落星墩眾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東北景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使王偉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丁亥僧辯進至招提寺北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日我眾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彼鋒銳令致死於我乎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陣僧志小卻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三千橫截其後景兵退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大兵繼進景兵遂敗退據其柵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眾遂大潰諸軍

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而東走王偉亦委臺城遁僧辯命裴之橫屯杜姥宅杜崩入守臺城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唯餘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僧辯雖有平賊之功而馭軍無法兵人鹵掠自石頭至於東府被執縛者緣淮號叫杜崩怨岳陽王詥誅其宗親乃掘昭明太子安甯陵焚之僧辯亦不之禁 戊子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入城奉明帝梓宮升朝堂哭踊如禮 表袁泌為丹楊尹尋以王冲代之 己丑僧辯等上表於湘東王勸進且迎都建康 庚寅秦郡戍主郭正買據城來降 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承湘東王旨沈豫章王棟於水直瀆戍主黃公喜獲王偉送建康 夏四月羊鴟殺侯景於胡豆洲傳首西臺暴尸建康市士民爭食之景之將敗也有僧通者景甚敬愛之景嘗射於後堂僧通奪其弓射景陽山大呼曰得奴已景後宴集僧通取肉搵鹽進景景曰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是果以鹽五斗實景腹焉僧辯斬景黨房世貴於市送王偉等於江陵 乙丑改諡明帝曰太宗簡文皇帝葬莊陵 五月湘東



乘舟登岸踰女垣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至南門僧辯方視事外自有兵俄而安都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頽與俱出閣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霸先因風縱火僧辯窮迫與子頽俱就禽是夜霸先縊殺之前青州刺史程靈洗率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霸先兵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所司收僧辯父子尸同坎瘞於石頭城下後故吏許亨表請葬之凡七棺皆改窆於方山東南焉 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居邸百僚上晉安王方智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方智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仍稱臣於齊齊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南徐二州刺史仍詔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王僧辯部將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反前琅邪太守韋載以義興應之辛未陳霸先奉帝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僧辯之姻也與南豫州刺史任約謀叛丙子乘虛襲石頭據之遊騎至關下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及夕嗣徽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兵又至安都帥甲三百開東

西掖門出戰大敗之嗣徽奔還石頭丁丑韋載等降霸先奉帝卷甲還都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嗣徽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柵南抵淮渚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江入於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二吳之路略地東境則大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然之癸未使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千艘仁威將軍周鐵虎帥舟師斷齊運輸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我兵相拒甲辰嗣徽攻冶城柵霸先領鐵騎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大敗留柳達摩等守石頭而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破秦郡收嗣徽家琵琶及鷹遣使送還嗣徽嗣徽大懼 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度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陣霸先督兵疾戰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百姓夾淮觀戰呼聲動天地是日徐嗣徽與任約引齊兵萬人欲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甯據險要嗣徽等不敢過頓於江甯

浦口侯安都帥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走達摩仍入保石頭丁巳霸先移石頭南岸柵於北岸以絕其汲路又湮塞東門故城中請井己未督軍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眾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衣青已倒於此吾徒衣黃謠言豈復驗耶是日霸先拔其東北小城至夜不解庚申達摩遣使求和霸先以糧運不濟許之乃於城門外刑牲盟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北歸嗣徽約皆隨之壬戌齊和州刺史烏丸軌自姑孰奔還歷陽江甯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不從霸先侯安都討平之聚其首為京觀以杜稜為丹楊尹

太平元年即本年九月所改春二月甲子詔司空霸先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內戊辰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送臺三月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自去冬至是月甘露頻降於鍾山梅岡南澗等處戊戌齊將蕭軌東方老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南侵出柵日向梁山司空霸先遣兵逆擊破之齊兵退保蕪湖定州刺史沈泰與侯安都遂屯梁山夏四月丁巳霸

先如梁山巡撫諸軍使安都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五月司空霸先具舟送貞陽侯淵明於齊以求退師未行而卒庚寅齊兵自蕪湖進至丹陽縣內外戒嚴丙申齊兵至秣陵故治司空霸先遣部將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營大航南己亥司空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前以齊人背約刑牲告天發言慷慨觀者皆奮辛丑齊兵自秣陵跨淮立橋柵夜度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瑛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舫艤與戰斬碎牽其艦而還嗣徽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司空霸先聞之乃追侯安都徐度還京師而自拒嗣徽於湖熟白城適與文育兵會將戰風急霸先日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稍上馬先進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而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侯安都與徐嗣徽等戰於耕壇南破之禽齊將乞伏無勞刺東方老墜馬跳而免霸先潛徹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舟百

餘艘粟萬斛 六月甲辰齊兵潛至蔣山侯安都與戰於龍尾軍主張纂陷陣死 丁未齊兵糾趨幕府山司空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其糧運盡獲之 庚戌齊兵踰蔣山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 壬子齊兵至秣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將據北郊壇眾軍自覆舟山東移頓壇北 周文育侯安都屯白土岡與齊軍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 齊兵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我軍每 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 調市人饋軍使建康令孔奐多營麥飯分給戰士會陳蒨遣送米三千斛鴨千 頭霸先命炊米煮鴨士及防身計糧數鬻人人以荷葉裹之乙卯未明蓐食比 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與齊師戰安都墜馬部將蕭摩訶單騎大呼直衝入 陣齊軍披靡安都獲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安都復自白下引兵 橫出其後齊兵大潰斬獲數千人禽徐嗣徽殺之追奔至臨沂其江乘攝山鍾 山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等四十六人潰軍得竄至江者自盧龍縛荻

筏以濟溺死無算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眾軍出南州燒齊舟艦己未解嚴 庚申誅蕭軌東方老等於建康市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 胡是時果以賞俘買酒一人裁得一醉云 秋七月丙子以中書監司徒霸先 爲揚州刺史 九月壬寅改元加司徒霸先丞相揚州牧 是月龍見於御路 自太社至於象魏 冬十一月乙卯起雲龍神虎門

二年春正月壬寅帝朝萬國於太極東堂 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 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 六月丞相霸先使將軍周文育侯安 都討湘州王琳百官餞之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墜水中觀者以爲不祥 秋 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殊禮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封陳公備九 錫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辛未帝禪位於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 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叩頭辭曰身昔經事蕭 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受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 之

金陵通紀卷五下

弟作儀參訂孫祖同校字

金陵通紀卷六

江甯陳作霖伯雨編輯

陳武帝永定元年

即梁太平二年

冬十月乙亥陳王霸先即皇帝位於南郊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奉梁帝為江陰王尋弑之以太子少傅王冲領

丹楊尹

丙子帝幸鍾山祭蔣帝廟戊寅幸華林園覽詞訟臨赦囚徒庚辰

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帝親出大司馬門膜拜齊初僧統法

得佛牙常在定林寺梁天監末為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承聖中其弟子慧志密送於帝至是帝乃命出之戊子遷皇考景皇

帝神主祔太廟十一月己亥甘露降鍾山庚子開善寺僧採以獻庚申京

師火十二月庚辰皇后章氏謁太廟以沈孝軌為建康令

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乙巳祀北郊戊午祠明堂三月乙卯帝幸後堂聽

訟還於橋上觀山水賦詩夏四月甲子享太廟司空侯瑱討王琳丙寅帝

幸石頭餞之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五月乙未京師地震壬

寅立梁邵陵攜王廟辛酉帝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侯景

之平也太極殿被焚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是歲秋七月有大樟木流泊陶家後渚詔中書令陶眾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取以構太極殿焉 甲寅嘉禾生於五城 八月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萬發建康帝幸冶城寺餞之公歲周文育侯安都為王琳所執至是逃還以安都為丹楊尹琳尋請和乃詔能軍 冬十月乙亥帝幸大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甲寅太極殿成 十二月庚申臨川王禧率百官朝前殿拜上牛酒 甲子帝幸大莊嚴寺設無礙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 丙寅帝設樂於太極東堂宴羣臣以路寢告成也 是歲嶺南馮僕帥諸酋長入朝於京師

三年春正月丁酉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迹見 戊申詔臨川王禧省揚徐二州獄訟 夏閏四月旱丙午帝禱雨於鍾山蔣帝廟是日降雨迄於月晦 六月丁酉帝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右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南北郊辛酉帝小瘳 司空周文育為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所殺

喪至建康壬寅帝素服哭於朝堂 癸卯帝臨訊獄訟 丙午帝崩於璿璣殿時皇子昌在長安內無嫡嗣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居京師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皇后下令以禧纂承大統乃發喪遷殯大行於太極西階是日禧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秋七月丙辰奉皇太后章氏居慈訓宮 乙丑重雲殿災 八月甲申葬高祖武皇帝於萬安陵在彭城驛 側今名 石馬沖 九月皇太子 伯宗居永福省令沈文阿於省中講論語孝經 是歲以始興王伯茂為揚州刺史永修侯擬為丹楊尹擬尋卒以沈君理代之 文帝天嘉元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三月丁巳江州刺史周迪斬熊曇朗傳首建康縣 於朱雀航 周人歸衡陽王昌於我江陵之役陷沒在北者 丙子濟江侯安都往迎沈之 於中流夏四月庚寅喪柩至都詔贈太宰揚州牧 六月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甯悉用舊典 辛丑國哀周忌帝臨於太極前殿赦建康殊死以下 秋七月丙辰以將封皇子伯山遣度支尚書蕭睿告太廟五

兵尚書王質告太社 八月癸未帝臨景陽殿聽訟丁酉幸正陽堂閱武 冬十月帝臨軒策命鄱陽王伯山並令王公以下宴於王第 散騎常侍韋載有田十頃在江乘之北山是歲以疾去官遂築室屏居不入籬門者幾十載 詔逐食流移不問僑舊悉著籍同土斷法

二年秋九月以王冲代沈君理為丹楊尹 冬十二月甲申立始興廟於京師用王者禮 太子中庶子虞荔當侯景之亂將家入臺母卒於城內情禮不申因終身蔬食又以弟寄為閩中陳寶應所留思之成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居省中蘭臺未幾卒

三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先期設帷宮於壇告胡公以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三月丙子皇弟安成王瑱歸自周尋拜揚州刺史 秋九月以到仲舉為丹楊尹 自梁季喪亂國學未立嘉德殿學士沈不害請崇建儒宮詔優答之時陸瑒亦直嘉德殿嘗為帝製刀銘其文甚美 作臨政殿 冬十月詔以軍旅費廣減乘輿服食及宮中用度

四年夏四月辛丑帝設無礙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 司空侯安都恃功不法嘗陪樂遊園褻飲敗借供張水飾明日遂率賓客妻妾於御坐宴會後又因救火領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中書舍人蔡景歷奏其刺探省中事帝欲誅之乃用為江州刺史五月安都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六月帝宴安都於嘉德殿即坐收之囚於西省又集其部下將帥會於尚書朝堂盡奪馬仗而釋之乃下詔暴安都罪惡賜死 丁未夜白虹二出北斗間 秋九月癸亥曲赦都下 以袁樞領丹陽尹

五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秋七月丁丑曲赦都下 九月城西城 冬十一月司空章昭達平陳寶應擒送京師斬之禮遣虞寄至建康帝勞之曰管甯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帝嘗宴羣臣召始興中錄事陰鏗預焉鏗立賦新成安樂宮詩以獻

六年春正月庚戌復以杜稜為丹楊尹 秋七月癸未有風自西南來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 丙戌臨川太守駱牙斬反帥周迪傳首京師

梟於朱雀航 九月新作大航 冬十二月癸亥曲赦都下

天康元年春正月癸酉帝崩於有覺殿是日太子伯宗即位於太極前殿五月奉太后沈氏居安德宮六月丙寅葬世祖文皇帝於永甯陵在陵山之陽冬十月庚

申享太廟

廢帝光大元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 以吳明徹代杜稜為丹楊尹 司徒安

成王頊與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輔政頊常居尚書省師

知仲舉在禁中參決眾事忌頊地望權勢矯詔出之令還東府理州事頊使中

記室毛喜白太后及帝皆辭以不知頊乃囚師知於獄賜死仲舉廢歸私第右

衛將軍韓子高文帝舊人也文帝當梁季時還長城遇子高於淮渚遂委事焉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極

盛仲舉復與謀頊為人所告秋八月頊執仲舉子高付廷尉殺之帝弟伯茂預

是謀頊恐其扇動內外以為中衛大將軍使居禁中 秋九月以新安王伯固

代吳明徹為丹楊尹 冬十月甲申享太廟 二年春正月己亥進安成王頊太傅揚州牧 秋七月丙午享太廟冬十月庚

午再享太廟 冬十一月甲寅慈訓皇太后集羣臣於朝堂令廢帝為臨海王

以安成王頊入纂又降始興王伯茂為溫麻侯使居昏第在六門之外為諸王冠昏所居頊遣

盜殞諸車中

宣帝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頊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乙未謁太

廟辛丑祀南郊戊午享大廟二月庚午皇后柳氏謁太廟辛未皇太子叔寶謁

太廟乙亥耕藉田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 冬十月壬午享太廟 以

衡陽王伯信為丹楊尹 是歲謝鎮西寺火

二年春正月丙午享太廟 三月丙寅皇太后章氏崩於紫極殿夏四月戊寅

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 閏四月戊申謁太廟 六月辛卯大雨雹 冬十月

乙酉享太廟 十二月癸巳夜雷

三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辛未祀北郊二月辛巳祠明堂丁酉耕藉田 秋八

月辛丑皇太子叔寶釋奠於太學時東宮多文學之士學士張譏嘗於溫文殿

講莊老帝親臨聽賜衣一襲又有姚察亦由宣明殿學士轉東宮學士 冬十

月甲申享太廟

四年春正月庚午享太廟 八月丁丑景雲見 冬十月乙酉享太廟 十一

月己亥地震 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甲辰帝幸苑采賜百官羽林監袁

憲嘗侍宴承香閣賓退帝留與衛尉樊俊移席山亭談宴終日歎曰袁家有人

丁卯作東宮

五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祠明堂 乙卯有白虹貫北

斗紫宮 三月詔伐齊以吳明徹爲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統十萬眾發京師

周羅喉以句容令隨征明徹軍出秦郡都督黃灋甄軍出歷陽齊人以其秦州

前江浦通涂水置大木柵於水中夏四月辛亥明徹遣部將程文季拔其柵齊

大將尉破胡來援辛酉戰於石梁蕭摩訶擲鐵錐殺西域善射者及蒼頭犀角

大力十餘人齊師大敗五月己巳瓦梁城降丙子歷陽降戊子秦州城降癸巳

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明徹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羽儀甚盛鄉人

榮之 廢秦州及臨涂縣 六月治明堂 秋九月壬辰晦夜明 冬十月吳

明徹克壽陽斬王琳傳首京師梟於朱雀航餘帥皆囚於東治明徹入朝帝幸

其第賜鐘磬一部 是歲豫州刺史程文季修謝鎮西寺敕改名興嚴寺

六年春正月壬子享太廟二月辛亥耕藉田 以衡陽王伯信爲揚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辛巳祀北郊夏四月甲午享太廟 庚寅監豫州陳

桃根獻青牛詔以還民乙未又上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焚諸雲龍門外

六月己酉改作雲龍神虎門 秋九月甘露降樂遊苑丁未帝幸苑采露宴百

官詔於苑中龍舟山立甘露亭 是歲天臺僧智者至都居瓦官寺僕射徐陵

重之詔住光宅寺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紫雲見 夏四月己未享太廟 甲寅詔宴凱旋將士

於樂遊苑設絲竹之樂

九年春正月辛卯祀北郊 以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 二月壬子耕藉田

秋七月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

震死 冬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徙居之 是歲秣陵令司馬申以清著

有白雀見於庭

十年春三月辛未震武庫 始興王叔陵居東府擅權自恣又好發古冢取其

石誌器玩女子微有姿者並卽備納辟謝貞為州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

楊丞貞知其有異志每有宴遊輒以疾辭 夏四月庚申大雨雹 閏六月丁

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鴻臚寺門 秋

八月改秦郡為義州 戊寅隕霜殺稻菽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

以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百官甲寅帝幸婁湖誓眾以彭城喪師故也

冬十月罷義州及南琅邪郡 此義州在江北今六合境陳本紀載其與琅邪郡同罷故景定志譌於江南 立建興郡

領同夏江乘臨沂湖熟等縣屬揚州其建康秣陵江甯丹陽等縣仍隸丹楊郡

義州雖罷其為秦郡如故觀後可見

十一年春二月癸卯耕藉田 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八月丁卯帝

幸大壯觀閩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彖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

出瓜步江車駕登彖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既而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

大壯觀集諸軍振旅而歸戊寅帝還宮俄又校獵於幕府山尚書左丞虞世基為講武賦奏之 周師入寇淮南冬十一月癸卯都督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

郡武毅將軍蕭摩訶趣歷陽以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水陸諸軍叔陵時丁

所生母彭氏憂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岡叔陵啟求其地為母墓因

發太傅謝安冢以營窀穸焉 十二月乙丑南北充晉三州及秦歷陽等九郡

民皆自拔歸江南自是江北地皆入周周以秦郡為方州 癸酉以前信州刺

史楊寶安鎮白下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

鎮南徐州於是修飾都城為扞衛之備獲銘曰二百年後當有癡人修破吾城

者時莫測所從云 是歲以長沙王叔堅為丹楊尹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以任忠為平南將軍督緣江軍防事 夏四月己卯大雪

壬午雨 六月壬戌大風壞皋門中闥 秋八月詔出兵應司馬消難南豫州

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 甲戌大雨霖 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

激三夜乃止 丁亥周將王延貴援歷陽任忠擊禽之 冬十月癸丑大雨雹

十一月己丑詔原丹楊建興等郡田稅 丹楊尹徐陵表求致仕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視事 是歲鑄一鼎於太極殿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十三年春正月以新安王伯固爲都督揚州刺史伯固詔附叔陵與之共圖不軌朝野疾之 以毛喜代徐陵爲丹楊尹 二月乙亥耕藉田 秋七月徵士馬樞卒於茅山樞辭徵不起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 九月癸亥夜大風發屋拔樹大雷雨雹 庚午將軍周羅喉拔隋胡墅蕭摩訶度江北攻 是歲隱士徐則應召至都憩於至真觀期月還天台山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帝崩於宣福殿乙卯小斂太子叔寶伏哭始興王叔陵抽劉藥刀斫之中項皇后柳氏來救又斫之數下東宮乳媪樂安君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避去長沙王叔堅手搯叔陵奪其刀仍牽就柱以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以未得太子命求太子所在叔陵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橋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莫有應者外召諸王將帥亦不至唯新

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臺軍並緣江設防宮省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受敕卽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招之摩訶給報曰須王心膂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令戴溫譚驥驎二人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閭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沈其妃妾於井中而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遮伯固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等刺殺叔陵伯固亦被殺於昌館門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皆賜死 丁巳太子叔寶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揚州刺史晉熙王叔文代爲丹楊尹 乙丑奉皇太后柳氏居引範宮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日御柏梁殿百司庶務皆取決焉皇后沈氏無寵別居求賢殿唯張貴妃得侍帝側 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墅 甲戌設無礙大會於太極前殿 秋七月自建康至荊州江水赤如血 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又如

之丁酉天赤如火 九月丙午設無礙大會於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 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 司空長沙王叔堅總理庶政權傾朝廷帝頗疏忌之

後主至德元年春正月以晉熙王叔文代叔堅為揚州刺史二月丁丑又以始興王叔重代之 癸巳葬高宗宣皇帝於顯甯陵 帝創愈置酒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 以岳陽王叔韶為丹楊尹 秋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 長沙王叔堅既失職心不自安因為厭醮以求福為人所告冬十二月囚叔堅於西省將殺之既而念其前功乃赦免 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如雷聲 太府卿韋鼎善望氣盡貨田宅寓居僧寺謂友人毛彪曰江東王氣盡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故破產爾 以蕭引為建康令時殿中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等多所請屬引皆不許俄坐免官 是歲隋置六合鎮於桃葉山

二年夏五月以南平王嶷為揚州刺史未幾始安王深代之 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於昭光殿前高數十丈窗牖壁帶懸楣闌檻皆以沈檀香為之金玉珠翠塗飾閒錯每微風暫至馨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帝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並復道往來貴妃嘗於閣上靚妝俯臨軒楹宮中望之飄若神仙帝好倚隱囊置貴妃於膝上與其決事貴妃有魘魅術常置淫祀於宮聚女巫以歌舞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皆被寵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侍帝遊宴謂之狎客帝每飲酒先令張孔八婦人襲賡製詩十客一時繼和采其尤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習歌之其曲有臨春樂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金釵兩鬢垂等名君臣酣歌自夕達旦習以為常 是歲隋改尉氏縣為六合省堂邑方山併入焉仍屬方州

三年冬十一月己未詔修復仲尼廟 辛巳帝幸長干寺大赦 十二月辛卯太子肩出太學講孝經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樂宴王公卿士 右衛

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傅綽負才使氣為中書舍人施文慶所讒下建康獄復於獄中上書極言時事帝大怒賜之死

四年秋九月以岳陽王叔慎為丹楊尹叔慎善文章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皆陪曲宴一日飲酒歡甚將移入弔範宮唯蔡凝不行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時又置德教殿學士以阮卓為之 甲午帝幸名武湖肆臚艦閱武復宴羣臣賦詩車駕又嘗遊鍾山開善寺與羣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折松枝付之以代塵尾焉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 乙未地震 以義陽王叔達為丹楊尹 秋九月梁蕭巖蕭瓛自荊州來降辛卯率其文武渡江至京師 左軍將軍孫瑒宅在青溪東大路北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帝頻幸其第時興皇寺僧朗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至是卒江總為銘帝又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救鐫之 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明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 或未勸此意如何 冬覆舟山及蔣山常多采醴俗呼為雀餒帝以為甘露

之瑞 是歲起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畔岸帝聞臨平湖塞自開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京師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自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眾

二年春帝幸故太常卿蔡景歷宅 以徐孝克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丁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年代久遠多有鬼怪尚書周確實卒於此孝克代確即便居之妖變皆息素性清正帝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以設齋寫經 夏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度淮至於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入江時蔣山有眾鳥鼓翼拊膺呼曰奈何帝奈何帝又有神游於都下自稱老子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酌之 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如雷鐵飛出牆外燒人家 六月以會稽王莊代始安王深為揚州刺史時廢皇太子盾立深故也 丁巳大風自西北至拔朱雀門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又建康門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涌

赤霧地生黑白毛時災異甚眾帝嘗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沾階至於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於牀下捕之不見帝又夢黃衣圍城乃盡伐繞城橘樹冬十月己酉帝校獵於幕府山十一月丁卯詔剋日於大政殿訊獄隋人大舉來伐命晉王廣出六合爲諸軍節度十二月隋軍臨江東西齊進中書舍人沈客卿施文慶掌機密用事不以爲意忠武將軍孔範亦言虜無渡江理護軍將軍樊毅與僕射袁憲以京口采石俱爲衝要欲出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爲防皆不從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軍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推敗彼何爲者哉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尋敕施文慶頓兵樂遊苑內外事以沈客卿總之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大霧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隋吳州總管賀若弼自廣陵濟江至京口廬州總管韓擒虎自橫江宵渡采石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戊辰詔內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中領軍魯廣達及樊毅並領兵戍別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庚午賀若弼攻陷南

徐州辛未韓擒虎攻陷南豫州南北並進時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六合兵孔範與魯廣達頓於白塔寺司馬消難言於帝曰賀若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立功不從其計帝因使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香閣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孔範屯寶田寺中書令蔡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眾軍戰事己卯鎮東大將軍任忠自吳興入赴遣屯朱雀門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隋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新林總管宇文述自六合濟據石頭以爲兩軍聲援帝見隋師日逼不知所爲唯日夜泣涕與諸臣共議於內殿蕭摩訶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任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當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

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此良策也帝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決之乃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眾軍東南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以次而北置陣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兵凡八千人勒陣以待之廣達以其徒力戰隋軍退走者數四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上以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走諸軍顧之驚潰員明擒摩訶任忠馳入臺言敗狀帝與金兩滕使於南岸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游諸軍臣以死奉衛帝信之救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竟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忠引隋軍直入朱雀門擒虎因趣宮城自南掖門入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內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度支尚書袁權前度支尚書王瑗侍中王克在省中帝惶遽甚與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自投於井及夜為隋軍所執弼乘勝至樂遊苑廣達猶督餘兵苦戰

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縛弼將黃昕夜燒北掖門弼馳入聞擒虎已得陳主恥功在其下欲令陳主作降牋乘騾車歸已事不果弼置陳主於德教殿以兵守衛晉王長史高頌入建康斬陳貴妃張麗華於青溪榜於中橋丙戌晉王廣入據臺城送陳主於東宮使高頌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犯以施文慶沈客卿暨惠景陽惠朗徐哲五人刻削害民皆斬於石闕下以謝江南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桃葉山果乘陳船而渡隋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從韓擒虎渡江密召父時士卒夜發陳武帝萬安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隋主嘉其義而赦之初武帝卽位之後奉朝請史普直殿省夢有人自天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宮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殿庭以觜畫地成文云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指後主獨行無眾盛草言荒穢隋

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也又梁末童謠云可
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阜莢相料理及
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云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
也而不解阜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殺羊角爲阜莢隋姓楊
楊羊也言終滅於隋云

